

讀史兵略續編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九

益陽胡林雲

金匱宣保軍書

明史○(太祖洪武元年)太祖既平方國珍卽發兵伐陳友定將軍胡廷美何文輝由江西趨杉關湯麻永
忠由明州海道取福州李文忠由浦城取建甯而別遣使至延平招諭友定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
使之遞其血酒壘中與衆酌飲之酒酣誓於衆曰吾嘗並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戮妻子戮遂往福州環
城之壘距壘五十步輒築一臺嚴兵爲拒守計已而聞杉關破急分軍爲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延平
以相犄角及湯和等舟師抵福之五虎門平章曲出引兵逆戰敗明兵緣南臺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
仁宣政使朶耳麻不屈死衆院柏帖木兒積薪樓下殺妻妾及二女縱火自焚死廷美克建寧湯和進攻延平
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將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
中穢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
再拜仰藥死所部爭開城門納明師師入趨視之猶未絕也昇出水東門適天大雷雨友定復馳檄送京師入
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尙何言遂併其子海殺之杉關在光澤縣西北九十里江西建昌府東
百二十里也明州今寧波府浦城縣在建甯
府東北二百七十里延平府在建甯西南百三十里五
虎門在福州東百里海中有五虎山闖江入海處也 召諸將議北征太祖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穢廓
跋扈則李思齊張思道臬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拯生民於水火何以決勝常遇春對曰

以我百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餽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
吾欲先取山東敵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檻天下形勝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
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

帝諭徐達等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
隱大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人
元之宗戚咸傳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

太祖幸汴梁召徐達詣行在所置酒勞之且謀北伐之策達對曰今大軍平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遠巡觀望潼
關既克思齊輩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擣元都可不戰有也帝曰善達復進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
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漸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達頓首受命

兒

王保保即擴廓帖木

常遇春與大將軍徐達攻太原擴廓帖木兒來援遇春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曠與戰必多殺傷夜
劫之可得志達曰善會擴廓部將豁鼻馬來約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擴廓方燔燭治軍齊倉
卒不知所出蹶一足乘馬以十八騎走大同豁鼻馬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

太原今太原府大同府在其北擴廓帖木兒元將王保保

七

(四年)傅友德充征虜前將軍與征西將軍湯和分道伐蜀和帥廖永忠等以舟師攻瞿塘友德帥顧時等以步騎出秦隴太祖諭友德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膽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不意嚴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趨綿州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為戰艦欲以軍聲逼瞿塘乃削木為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蜀人聞大軍西征丞相戴壽等果悉眾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搗江油始分兵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援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無能為也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強弩火器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躡藉死者甚眾壽等聞其主明昇已降乃禱府庫倉庫面縛詣軍門成都平分兵徇州邑未下者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定友德之攻漢州也湯和帥領軍大溪口既於江流得木牌乃進師而戴壽等撤其精兵西救漢州留老弱守瞿塘故永忠等得乘勝搗重慶降明昇於是太祖襲平西蜀文盛稱友德功為第一

瞿塘峽在奉節縣東即廣溪峽也金牛在常羌

州東北隴倉下寶雞縣在留羌州東北階州在寶雞縣西南白龍江即岷江在階州南五里關又在其南文甲今曰文縣白水江在其西南由平武江和而至縣州漢水即江陵江非友德軍行所經也投標倍江使州嘉陵入大江岷漢州又在綿州西南南至成都僅九十里大溪口在夔州城東即大溪口水口也入江處即瞿塘之濠預堆

廖永忠以征西副將軍從湯和帥舟師伐蜀和駐大溪口永忠先發及壽慶府破守將鄒興等兵進至瞿塘關

山峻水急蜀人設鐵鎖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糧糧水筒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黑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鄒興死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遂入夔府明日和始至乃與和分道進期會於重慶永忠帥舟師直搗重慶次銅鑼峽蜀主明昇請降永忠以和未至辭俟和至乃受降承制撫慰下令禁侵掠卒取民七茹立斬之寇安藏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已爲傅友德所敗及得書遂降蜀地悉平

銅鑼峽在重慶府東

(五年)李文忠以左副將軍由東道北征出居庸趨和林至口溫元人遁進至臚胸河令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而自帥大軍入燾二十日糧疾馳至土刺河元太師蠻子哈刺章悉衆渡河列騎以待文忠引軍薄之敵稍却至阿魯渾河敵夾益衆文忠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鬪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得馬益殊死戰遂破敵虜獲萬計追奔至稱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敵疑有伏稍引去文忠亦引還失故道至桑哥兒麻乏水渴甚禱於天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三軍皆給乃刑牲以祭遂還是役也兩軍勝負相當而宣帝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張耀俱戰死以故武不行

和林元宮都在今三音諾顏部

額魯特前旗南塔米爾河之南廣爾瑪寧河之北鄂爾坤河之西口溫當作可溫河名也在克西克騰西北近

瀚海地處胎河今塔魯倫河土刺河即土拉河在今庫倫南阿魯渾河即鄂爾坤河稱海即鎮海疑今烏里雅

蘇臺也桑哥兒麻今土謝圖旗
左翼中左旗北滿郭爾山也

(十三年)命沐英總陝西兵出塞略亦集乃路渡黃河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夜擊之而自以
騎衝其中堅禽脫火赤及知院愛足等獲其全部以歸亦集乃路今宁夏府也黃河在其東南
賀蘭山在其西時脫火赤也和林也

(十四年)尋拜征南右副將軍沐英同永昌侯藍玉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元梁王遠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
萬拒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竊襲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糧少爲所扼乃帥諸將嚴
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誘泗者先
之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驢戰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禽達里麻僞屍十餘里長驅入雲南梁王走死
右丞觀音保以城降屬郡皆下獨大理倚點蒼山洱海扼龍首龍尾二關閘故南詔築土會段世守之英自將
抵下關遣王彌由洱水東趨上關胡海由石門問道渡河拔點蒼山而上立旗幟英亂流斬關進山上軍亦馳
下夾擊禽段世遂拔大理分兵收木附諸蠻設官立衛守之回軍與友德會滇池分道平烏撒東川建昌世都
諸蠻立烏撒畢節二衛土酋楊苴等復煽諸蠻二十餘萬圍雲南城英馳救蠻潰環山谷中分兵捕滅之斬級
六萬明年詔友德及玉班師而留英鎮滇中唐以前據雲南者皆居大理故由川西入滇元梁王把匝刺瓦爾
密棟中盛路今雲南府也故自曲靖入滇曲靖距雲南府僅二百
餘里也白石江源尋甸州東過曲靖府北東入八達河大理在雲南之西八百九十里點蒼山在府城西洱海
在府城東即葉榆水也點蒼山十八川之水會於此而南入橫嶺江龍首關在府北七十里即上關亦曰石
門關龍尾關在府南三十里即下關石門問道上關北山路也烏撒今威
甯州東川今爲府建昌今南遠府芒部今鎮雄州畢節今爲縣屬大定府

(十七年)倭寇上海帝患之顧謂湯和曰卿雖老強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沿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得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爲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帝以爲然和乃度地浙西東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悉發州縣錢及籍罪人皆給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譟矣奈何和曰成邊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譟者尙吾劍踰年而城成稽軍次定考符立費合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明年閩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按史兵志轉左軍都督府轄浙江都司有杭州前後及台州衛渡慶州都督與海衛昌國温州臨山松門金鄉海門定海盤石觀海諸衛衛衛州嚴州湖州金華衢浦三定海海中左後及雁海三山大營都督府山石浦前後香溪錢倉水軍新河姚涇姚涇姚涇定門平陽瑞安海安浦門壯士沙團浦岐密村新城諸千戶所地理志定海有穿山及舟山中左臨海有臨海前樂清有盤石諸千戶所凡五十六共三未聞因關海所故詳著之

(二十年)湖州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盜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布政司參議楊敬恭爲大亭老獸難礮山生菴所殺官軍討之賊登巖攀樹捷如猿猱追襲不及若久駐兵則瘴癘時發兵多疾疫又難進取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衛民皆便習弓弩憤愿險阻若遇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官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帝以廣東梗化夙昔固然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如爲寇不已則發兵討之何必國寨

藍玉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殺平章果來禽其子不

關溪還會大軍進至金山納哈出遣使詣大將軍營納款玉柱受降納哈出以數百騎至玉大葛飲以酒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復酒於地願其下咽吐語將脫去鄰國公常茂在坐直前砍傷之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其衆驚潰遣降將觀童諭降之還至亦迷河悉降其餘衆會渴勝有罪收大將軍印命玉行總兵官事尋卽軍中拜玉爲大將軍移屯簡州時順帝孫脫古思帖木兒嗣立撥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帥師十五萬征之出大甯至慶州諜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輩提十餘萬衆深入漠北無所得違班師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鑿毋見煙火乘夜至海南敵營尙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衆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

慶州在巴林旗西北百三十里金山今清金山在旗北七十里亦迷河今衣爾都黑河在克西克騰旗西北六十五里東入潢水者也大甯今喀喇沁旗界捕魚兒海在克西克騰旗西北百七十里今日達爾泊百眼井疑今烏東圖庫勒泊在旗西百三十里

(二十一年)承甯宣慰司言所轄地有百九十灘其八十餘灘道梗不利詔震疏治之震至瀟州按視有支河通承甯乃鑿石削崖令深廣以通漕運又關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甯先是行人許穆言松州地礪瘠不宜屯種戍卒三千糧運不給請移戍茂州俾就近屯田帝以松州控

淮漢關川之東
下八阿瓦圖

(三十一年)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經武經文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當其肇造之初能沉機觀變次第經略綽有成算嘗與諸臣論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鄴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瀘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敵制勝率類此

(惠帝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帝命耿炳文爲大將軍帥副將軍李堅雷忠北伐時年六十有五矣兵號三十萬至者惟十三萬八月次真定分營泚沱河南北都督徐凱軍河間潘忠楊松駐鄭州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不設備爲燕王所襲九千人皆死忠等來撈過月漾橋伏發水中忠松俱被執不屈死鄭州陷而炳文部將張保者降將備告南虛報燕王縱保歸使張雄鄭敗狀謂北軍且至於是炳文移軍盡渡河並力當敵軍甫

矜燕兵驟至，徇城，賊擊炳文軍，不得成，列敗入城，爭門，門塞，陷，藉死者不可數計。燕兵遂圍城，炳文眾尚十萬，堅守不出。燕王知炳文老將，未易下，越三日，解圍還。月據橋疑在今任邱，縣北十二里橋之南。

以李景隆代耿炳文為將軍，將兵五十萬北伐。賜通天犀帶，帝親為推輪餞之。江濟令一切便宜行事。景隆賈

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諸宿將多怏怏不為用。景隆馳至德州，會兵進營，河間燕王聞之，喜，語諸將曰：「李九江

執縉少年耳，易與也。」遂命世子居守，戒勿出戰，而自引兵援承平，直趨大甯。景隆聞之，進圍北平。都督驪能攻

張掖門，垂破。景隆忌能功止之。及燕師破大甯，還軍擊景隆。景隆屢大敗，奔德州。景隆小字九江，時吳高，圍永平，故棧往援之。

燕師起，陳亨與劉直卜萬守大甯，移兵出松亭關，駐沙河，謀攻遵化。燕兵至，退保關。當是時，李景隆帥五十萬

眾，將攻北平。北平勢弱，而大甯行都司所領興州營州二十餘衛皆西北精銳，染顏泰甯祿餘三衛元降將所

統，番騎驍卒尤驍勇。卜萬將與景隆軍合成祖懼，以計給亨囚萬，遂從劉家口間道疾攻大甯。亨及劉真自松

亭回救中道，聞大甯破，乃與指揮徐理、陳文等謀降燕。夜二鼓，襲劉真營，真單騎走。廣甯亨等帥眾降成祖。盡

拔諸衛及三衛騎卒，挾甯王以歸。自是衝鋒陷陣多三衛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甯始。松亭關在喜峯口西北，沙河在豐潤縣南，興州

今豐潤縣，營州唐營州以西，柳河北地三衛詳後劉家口。正遷安縣北，姚林口西，冷口東，廣甯今為縣屬，錦州府。

(二) 李景隆代將用平安為先鋒，燕王將渡白溝河，安伏萬騎，河側邀之。燕王曰：「平安，盛子耳，往歲從出塞，

識我用兵，今當生破之。」及戰，不能挫安。時南軍六十萬列陣河上，王帥將士馳入陣戰，至暝，互有殺傷，及夜深

乃各斂軍燕王失道從者僅三騎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明日再戰安傑敗燕將房寬陳亨
燕王見事急親冒矢石力戰馬創矢竭劍折不可擊走登塹俾吳樞招後騎以疑敵會高煦救至乃得免當是
時諸將中安戰最力王薨爲安製所及

白溝河在
雄縣化

聖能從賊隆進駐白溝河與燕師戰能父子奮擊所向披靡日暝各收軍明日復戰燕王薨爲所及王急佯招
後軍以疑之得脫去薄暮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燕斬賊數百諸將俞通淵滕聚復帥衆來會會旋風起王突
入馳擊能父子死於陣通淵衆俱死精兵萬餘並沒南軍由是不振

李景隆之北伐也鐵鉉督餉無之景隆兵敗白溝河單騎走德州城戌皆望風潰鉉與參軍高巍感奮涕泣自
臨邑趨濟南借盛庸宋參軍等誓以死守燕兵攻德州景隆走依鉉德州陷燕兵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
攻濟南景隆復大敗南奔鉉與庸等乘城守禦燕兵隄水灌城築長圍晝夜攻擊鉉以計焚其攻具間出兵奮
擊又遣千人出城詐降燕王大喜軍中皆懼呼鉉伏壯士城上候王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既而失約王
未入城板驟下王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馳去憤甚百計進攻凡三閱月卒固守不能下當是時平
安統兵二十萬將復德州以絕燕餉道燕王懼解圍北歸燕王自起兵以來攻真定二日不下卽會去獨以得
濟南斷南北道卽奮頭守金陵不離國故乘大破景隆之銳盡力以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等所挫帝聞大悅
遣官慰勞賜金幣封其三世鉉入謝賜宴凡所建白皆採納擢山東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以盛庸代景隆爲

平燕將軍命鉉參其軍務

臨邑在濟南府北百四十里德
州在濟南西北二百六十里

燕兵圍濟南安營軍家橋謀出御河奪燕舟又選潛水卒五千人渡河將攻德州圍乃解安與吳傑進屯定

州明年燕敗盛加於夾河迴軍與安戰軍家橋安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薛祿無何逸去再戰滹沱河又破之安

於陣中縛木爲樓高數丈戰酣輒登樓望發強弩射燕軍死者甚衆忽大風起發尾拔樹聲如雷都指揮鄧戰

陳鵬等陷敵中安遂敗走真定燕王與南軍數大戰每親身陷陣所向皆靡惟安與唐二軍屢挫之滹沱之戰

矢集王旗如蝟毛王使人送旗北平諭世子謹戒以示後世顯成己先被執在燕見而泣曰臣自少從軍今老

矣多歷戰陣未嘗見若此也踰月燕師出大名安與唐及吳傑等分兵擾其餉道燕王患之遣指揮武勝上書

於朝請撤安等恩兵爲援師計帝不許燕王亦決計南下遣李遠等潛走沛縣焚糧舟掠彰德破尾尖寨論降

林縣時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直走北平至平村去城五十里而軍燕王懼遣劉江等馳還救安戰不

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安自真定餉之八月燕兵北歸安及燕將

李彬戰於楊村敗之

安平安也軍家橋在城家橋南也御河衛河也在交河景州故城界中河即衛河
夾河在武邑縣北滹沱河在獻縣南尾尖寨在彰德府西北平今順天府平村在其西南

紫荆關在易州西
楊村河在靈縣

命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進鉉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時

吳傑平安守定州庸駐德州徐凱屯滄州爲犄角是冬燕兵襲滄州破擒凱掠其輜重進薄濟甯解引兵屯東

昌以遷之背城而陣燕王帥兵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陣縱王入陣之數重燕將朱能帥番騎來救王乘間突圍出而燕軍爲火器所傷甚衆大將張玉死於陣王獨以百騎殿退至館陶片檄吳傑平安自冀定遮燕歸陷明年正月傑平安戰深州不利燕師始得歸是役也燕精銳喪失幾盡其聲大振帝爲享廟告捷

燕王與盛庸過於夾河譚淵戰死未能張武殊死鬪庸軍少却會日暮各散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還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以天子有詔毋使真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笑是日復戰自辰至未兩軍相勝負莫東北風忽起塵埃蔽天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大敗走德州吳傑平安自冀定引軍與庸會未至八十里聞敗引還王以計誘之傑安出兵襲王閏月戊戌遇於薊城己亥與戰大風拔木傑安敗走追至冀定城下

(四年)燕兵復南下破蕭縣安引軍躡其後至肥河燕將白義王真劉江迎敵安轉戰斬真真騎將燕王嘗曰諸將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至是爲安所殺燕王乃身自迎戰安部將火耳灰挺樂大呼直前刺王馬忽驟被高安利引却已復進至小河張左右翼擊燕軍斬其將陳文已復移軍齊眉山與諸將列陣大戰自午至酉又敗之燕諸將謀北還國後舉王不聽尋何福軍亦至與安合燕軍益大懼王晝夜擐甲者數日福欲持久老燕師移營顯深壑高壘自固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遠安分兵往迎燕王以精騎遮安軍分爲二編開壘來

援爲高煦所敗諸將謀移軍淮河就級夜令軍中聞三戰即走翌日燕軍猝薄疊發三戰軍中誤以爲己號爭趨門遂大亂燕兵乘之人馬墜壞壘俱滿福單時走安及陳暉馬溥徐眞孫成等三十七人皆被執安平安也

河也出宿州西有龍山漸東南流逕懷遠縣北入淮小河

王集諸將議所向或言宜取鳳陽或言先取淮安王曰鳳陽樓櫓完淮安多積粟攻之未易下不若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則淮鳳自震我糧兵江上京師孤危必有內變諸將皆曰善己亥御揚州駐軍江北天子遣慶成郡主至軍中許割地以和不聽六月癸丑江防都督竇事陳瑄以舟師叛附於王甲寅祭大江乙卯自瓜州渡盛麻以海艘迎戰敗績王彥王傑也傑爲亂臣賊子之尤不欲庸祀其事春秋之旨也

（成祖永樂元年）洪武二十二年府察齊梁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俾其頭目各自領其衆以爲聲援自大甯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朵顏自餘義厚廣甯至遼河曰泰甯自黃泥窪遼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獨朵顏地險而強久之皆叛去成祖從燕起靖難燕甯王歸其後自永平攻大甯入之謀脅甯王因厚賂三衛說之來成祖行甯王饒諸郊三衛從一呼皆起遂擁甯王西入關成祖復選其三千人爲奇兵從戰天下既定徙甯王南

昌徙行都言於保定遂遷大甯地界三衛以償前勞大甯在喀喇必族及今承德府平縣境喜峯口在遼安縣西北百七十里宣府宣化府也蓋自巴林故東阿

魯利爾必族以南營梁額也喀喇必右克族以南土默特族以北營素南也郭爾羅斯族以南至科爾必左翼會盟也史記邊防之失無石晉之納附十六州也朵顏獨險者古盧龍塞也兀真哈今曰烏爾海

（元年）命朱能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將軍印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

軍曹據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督師南征能至龍州病卒輔代將其軍入安南坡壘關傳檄數一元
父子二十大罪訥國人以輔立陳氏子孫意師次芹站遂造浮橋於昌江以橋前鋒抵富良江北嘉林縣而輔
由芹站西取他道至江北府新福縣謀展彬軍亦自雲南至白鶴乃遣驍騎將軍朱榮往會之時輔等分道進
兵所至皆克賊乃緣江樹柵增築土城於多邦隘城柵連九百餘里大發江北民二百餘萬守之諸江海口皆
下水柵所居東都嚴守備水陸兵號七百萬欲持久以老官軍輔等乃移營三帶州圍招市江口造戰艦帝慮
賊緩師以待癘癘敷輔等必以明年春滅賊十二月屢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遣旭攻洮州造浮橋橫
師遂俱抵城下攻拔之賊所恃惟此城既破膽裂大軍循富良江南下遂搗東都賊棄城走大軍入據之醇西
都賊大燒宮室擄舟入海郡縣相繼納款抗拒者輒擊破之士民上書陳黎氏罪惡日以百數五年正月大破
季犛於木丸江宣詔訪求陳氏子孫於是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爲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
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輔等以聞尋大破賊於富良江季犛父子以數舟遁去諸軍水陸並追次茶籠
縣知季犛走又安遂徇舉厥江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命柳升出海追之賊數敗不能以五月德季犛及僞太
子於高第山安南盡平

此皆今越南國地詳據一統志釋之補蓋由憑祥州雞陵關南入交也芹站在車里江
南保祿縣北共南則昌江也昌江道流芹站西北還保祿城北東南入市橋江市橋江又

南則富良江也富良江爲九龍江之下流逕交並東都及海峽之北面東入海江北常作北江其府名也嘉林縣
在富良江北龍門江西北江無新福縣據書志常日入交黎氏取車里江以距命乃別由東路平保祿與史不同
存舉自豐南至白鶴白鶴江乃李仙江下流蓋由鎮沅入也洮江爲黎花江下流多邦城在其江南白鶴江北洮
白鶴沱三江皆入富良江合流處曰三江口其東曰三帶州個招市江口疑阿魯江入富良江處洮州今曰洮江

州東都在宜其江南阿魯江東西都在其西南小黃江南水九江在西都東南又安府北茶院寄羅二縣皆屬又安府縣江木九江之上流高望山即天驕山在奇羅縣海邊過南無佳與圖即所知該證之未必翔實也

帝聞朱能卒救拜張輔為將軍制詞以李文忠代開平王常遇春為比且言乘冬月瘴癘未興宜及時滅賊十

二月輔以次富頁江北還驛將軍朱榮破賊嘉林江遂與晟合軍進攻多邦城俾欲他攻以懈賊令都督黃

中等將死士人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嶺雲梯傳其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

兵鼓噪繼進遂入城賊驟象迎戰輔以重礮擊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

(七年)命邱福佩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為左右副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遵

為左右參將以十萬騎行帝慮福輕敵諭以兵事須慎重自開平以北即不見寇宜時時如對敵相機進止不

可執一一舉未捷俟再舉已行又連賜教謂軍中有冒敵易取者慎勿信之福出塞帥千餘人先至臚胸河南

過游騎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尙書一人飲之酒問本雅失里所在尙書言聞大兵來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

兩大喜曰當疾馳禽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而後進福不從以尙符為鄉導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

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達諫曰將軍輕信敵間懸軍轉鬪敵示誘我深入必不利退則懼為所乘獨可結

營自固搗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礮張軍勢使彼莫測俟我軍畢至併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

而還始上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厲聲曰違命者斬即先馳麾士卒隨行

控馬者皆下諸將不得已與俱俄而敵大至圍之數重聽戰死福及諸將皆被執遇害

開平今上都牧廠傳

羅城東北屬開平今

略帶
倫河

(十年)薛祿上言自古用人必資豫教今武臣子弟閒暇不教恐緩急無可使者帝聽其言會四方送幼軍數萬至悉隸祿操習之

(二十年)阿魯台犯興和都指揮王喚戰死丁丑親征阿魯台皇太子監國戊寅發京師辛巳次雞鳴山阿魯台遁夏四月乙卯次雲州大閱五月乙丑獵於偏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閱乙酉次開平六月壬辰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陣以進癸巳諜報阿魯台兵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大軍搗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故攻我哉甲午次陽和谷寇攻萬全者果遁去秋七月己未阿魯台棄輜重於關藥海側北遁發兵焚之收其牲畜遂旋師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翼也當還師翦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庚午過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辛未徇河西捕斬甚衆甲戌兀良哈餘黨詣門降興和在張家口北一百里肅黃等四旗牧廠西布二十里雞鳴山在宣化縣東南即興舜山也雲州在赤城縣偏嶺口邊嶺也在懷仁縣西涼亭在御馬廠南開平元之上都也在檀河北應昌在克西克旗西北萬全今爲縣屬宣化府陽和谷在阿爾旗旗南關藥海即長水海子在阿爾旗右翼南二十里今曰庫爾察罕泊屈裂兒河疑今承德府之武列河

(宣宗宣德二年)朝廷久不得交趾奏報二年六月有軍丁李茂先者三人閒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戶敕升急進授而昌江已於四月陷九月升始入隘留關利僞爲國人上書請立陳氏後升不敢封以聞賊緣途據險列櫓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時李慶梁銘皆病甚耶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

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驍驍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壘告誠甚切公宜力言之慶
強起告升升不爲意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櫛速壞後隊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其日
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在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鬪賊驅象大戰陣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
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全軍盡沒升柳升也隘留關在越南文淵州界利黎利也鎮夷關在隘留南即雞陵關倒
馬坡在昌江上蓋自悲祥州城南關而南至其文淵州又南隘留關又南雞陵

關又南岸姑又南倒
馬坡則渡昌江矣。

柳慶擲草朝烈等掠臨桂諸縣時鎮遠侯顧興以不救邱溫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帝亦自知之三年正月命佩
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嶺山峻險掛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
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遂盡破
之柳柳州府慶辰
遠府雲山蠻也

馬騏激交趾復時陳治以兵部尚書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趾會福奏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
交人思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領二司事比至柳升敗死福走還至雞陵聞爲賊所執欲自殺
賊羅拜下泣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趾使人人如黃尚
若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躡贖白金餼糧肩輿送出境福黃碼也初福在交趾十九年
及還交人走送贖位不忍別

(三年)帝自將進邊九月辛亥次石門驛元只哈寇會州帝帥精卒三千人往擊之乙卯出壽峯口擊寇於寬

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兩翼並發大破之寇望見黃龍旗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渠酋子班師會衛明置在電喇必右翼南二百二十里石門驛在今遵化州西喜峯口在今遵化州東北百二十里寬河在喀喇沁左翼南原出寬河迤邐安縣西北入於河兀其哈今日烏梁海所謂朵顏寨南餘三衛也

(五年)黃福陳足兵食省役之要其旨足食謂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費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甯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

(七年)王翱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請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效死贖翱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驟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餉饋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數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九年)山雲以慶遠林苗犒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剿捕禽斬甚衆復遣指揮田真攻大藤峽賊破之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遺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鎮合五百陶磚擊石增高益厚自是盜種屏跡居民安堵

(英宗正統元年)阿魯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復爲脫脫不花所窘窟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數入寇甘涼正統元年將軍陳懋敗朵兒只伯于平川追及蘇武山頗有斬獲亦集乃路今附屬

納平川在兩夏府西
蘇武山在欽番縣東

(二年)阿台桑兒只伯斃寇甘涼邊將屢失利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經理邊務未能制二年五月

命讓往許便宜行事曠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追敵魚兒海子先退敗軍者誰愈曰都指揮安敬曠先承

塞旨戮敵遂縛敵斬轅門并宣敕責都督蔣貴諸將皆股慄曠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

聞中甘涼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俄阿台復入寇帝以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為副

曠督軍三年春借諸將出塞以貴為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與貴約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敵

走兀魯乃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東問道兼行三日夜及之禽左丞脫脫斡首三百餘獲金銀印各一駝

馬兵甲千計曠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禽樞密同知愈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而趙安

等出高雷至刁力灣亦禽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桑兒只伯遠遁阿台台在阿台也

勒也魚兒海子在欽番縣東北即白亭海古休屠澤也石城在甘州府邊外故居延城北兀魯乃疑在其北鎮

東北高臺縣西北梧桐林黑泉刁力灣俱在兩夏府西刁力灣今曰多喇溝昌甯湖在永昌縣東北百二十里

驛王
(四年)南丹土官莫禎奏本府所轄東關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甯靖宜山等大標流官所治溪峒

諸蠻不時出沒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撫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諸蠻恃險為惡者不能鈐制其出沒得調出剿

捕各縣居民與諸蠻納納者又先漏洩軍情致賊潛遁及聞招撫詐為向順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無甯歲

臣竊不忍良民受害願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豐賊務禽捕發絕積年爲害者其餘則編伍造冊使聽調用據巖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有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撫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學使漸風化三五十里設一堡使土兵守備凡有寇亂卽率衆勦殺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誑罔之罪帝覽其奏卽敕總兵官柳溥曰以豐攻蠻古有成說今莫禎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効力省我邊費朝廷豈惜

一官爾其酌之

南丹在慶遠西北東甯在慶遠府西宜山慶遠附郭縣也

六年萬川宣慰使思任發叛數敗王師黔國公沐晟討之不利道卒以沐昂代昂條上攻取策徵兵十二萬人中官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驥可屬思大舉驥亦欲自效六年正月遂拜蔣貴平蠻將軍李安劉聚爲副而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刑部侍郎何文淵侍講劉球先後疏諫不納瀕行賜驥黃金卅兩細鎧蟒緋衣朱弓矢驥請得以便宜從事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至騰衝分道夾擊是年十一月與貴以二萬人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闕月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參將宮聚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而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踰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壑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覬賊敗其伏兵賊更自問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勦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賊寨斬首數百復誘取其象陣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取思大候諸土軍破烏木弄

夏邦諸寨道別將守西岷渡防賊軼刻期與大軍會戰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

瀾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三十有奇黎其

樂穴留兵守之而還瀾川在永昌府西南邊外今曰瀾川芒市之西于崖之東木邦之北南甸之南孟定土府在木邦之東雲州西騰衝今騰越州上江即龍川江源出騰越州嶺外逕龍川下流入大

盈江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在騰越州南者下江北曰上江皆指龍川江也杉木籠山在芒市土司南馬鞍山在瀾川城北東南面江即龍川江也木邦在芒市南遠克刺北八百大甸西

羅甸東車里在普洱府南七百四十五里大候即雲州屬今順甯府烏木弄及邦羅在麗川東西岷波在芒市土司南路過木邦孟養在于崖南羅甸之北驢王驢也

(八年)思任發之奴緬甸也其子思機發復帥餘眾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諫因而撫之王振不可是年八月

復命曠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未至而思機發遣弟招寨入貢緬甸亦奏獲思任發粟龍川

地朝廷不納其貢且敕曠圖緬甸曠因請濟師八年五月復命蔣貴為平蠻將軍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餉五

十萬人驟初緬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聰命持兩端是年冬大軍逼緬甸緬人以樓船載思任發覬官軍而潛

以他舟載之歸曠知緬人資木邦水利為脅齒且慮思機發將以獻其父故仇之故終不肯獻思任發曠乃趨

者時破思機發得其妻子節落而思機發獨脫去孟養緬甸屬邑者藍在孟養東第川別寨

(十年)拜亨信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道官度二銀軍田一軍八十畝外悉徵稅五升亨信言文皇帝時

詔邊軍盡力墾田毋徵稅陛下復申命之今奈何忽為此舉塞上諸軍防邊勞苦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

冬徂春迎送瓦剌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修治關塞計一歲之中曾無休暇况邊地磽

瘠霜早收薄若更徵稅則民不復甦必致竄逸謂臣但務積粟不知人心不因雖有粟將誰與守帝納其言而止

(十二年)因卽來卒長子喃哥察其弟克俄羅領占來朝授喃哥都督察事其弟都指揮使賜敕戒諭既還其兄弟乖爭部衆攜貳甘肅鎮將任禮等欲乘其窮乏遷之塞內而喃哥亦來言欲居肅州之小鉢和寺禮等遂以十一年秋令都指揮毛哈刺等備喃哥先赴沙州撫諭其衆而親率兵隨其後比至喃哥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瓦刺禮等進兵追之遂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千二百三十餘人沙州遂空帝以其追之而來情不可測令禮熟計其便然自是安居內地迄無後患而沙州爲罕東酋班麻思結所有獨喃哥弟鎖南奔不從徒竄入瓦刺也先封之爲祁王禮偵知其在罕東掩襲獲之廷臣請正法帝念其父兄恭順免死徙東昌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於崑崙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因卽來當作璽濟擄喃哥當作納掃沙州衛在今徽煌縣因卽來其酋長也小鉢和寺來降

自肅州徙之瓦刺當作衛拉特元臣也在今伊犁一帶罕東酋罕東左衛附沙州也罕東衛則在赤斤西南也先當作額森徙東昌蓋在清平博平二縣哈密今仍曰哈密赤斤在崑崙關西沙州東

巡按御史虞禎奏貴州蠻賊出沒擬之不從捕之不得若非設策難以控制臣觀清水江等處哨壁層崖僅通一徑出入彼得恃險爲惡若將江外山口盡行閉塞江內山口并津渡俱設關堡屯兵守禦又擇寨長有才幹

者爲辦事官庶毋疎虞從之清水江出貴陽府東甯縣流過平越府及乖西巴香諾苗境入烏江

(十四年)緬人已以思任發來獻而思機發竊駐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慮罷兵振意終未懈要思機發躬入朝謝沐滅帥師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諭孟養執之以獻亦不聽命於是振怒欲盡滅其種類十三年春復命驥總督務宮聚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人往明年造舟浮金沙江蠻人據西岸拒守官軍聯舟爲浮橋以濟拔其柵進破鬼哭山連下十餘寨墜溺死者無算而思機發終脫去不可得是時官軍躡孟養至孟郎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蠻見大軍皆震怖而大軍連涉曠虜餉不繼亟謀引還時思機發雖遁匿而思任發少子思陸復擁衆據孟養曠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表誓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驥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機發議者咎驥等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

金沙江大

金沙江也即大盈江源出騰越嶺外龍川江西下流入緬甸鬼哭山即鬼窟山在孟養西市孟郎海在大金沙江西

丁瑄不知何許人正統間爲御史初福建多賊盜命御史柳華捕之華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科民巡徼沙縣個人鄧茂七素無賴既爲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個人輪租外例龍田主茂七倡其黨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剽略僞稱剋平王設官屬黨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時福建參政陞人宋新賄主振得遷左布政使使漁貪惡民不能堪益相率從亂東南騷動十三年四月茂七圍延平副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賈死免三年徭役卽解散爲賈

民海以聞命瑄往招討以都督劉聚會都御史張楷大軍繼其後瑄既至先令人齎敕往檄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圍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誓瑄令通判倪翼等率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榮等邀其蹙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巖明年二月瑄誘賊復攻延平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招殺從復業未幾復禽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采祖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僧楚等邀擊禽之斬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甯頓不進日晷酒賦詩爲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獲其功瑄被殺依違具奏福不能平愾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聞功亦竟不錄

後坪城沙縣西南陳山之後坪

脫脫不花以兀良哈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遣別騎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參將吳浩戰死貓兒莊羽書踵至太監王振挾帝親征澤臣伏爾爭不得大同守將西甯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與也先戰陽和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創失律軍盡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還軍衛次大同連日風雨甚又中常夜驚人恟懼郭敬密言於振始旋師車駕還次宣府敵衆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歿成國公朱勇承順伯諱綬以四萬人繼往至鵝兒嶺伏發盡陷次日至土木諸臣獻入保懷來援顧輻重連止也先遂追及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爲敵據衆渴敵騎益增明日敵見大軍止不行僞退振遽令移營而南軍方動也先集騎四面衝之士卒爭先走行列大亂敵跳陣而入大軍大潰死傷數十萬英國公張輔駙馬都

尉并源尚書鄭華王佐侍郎曹端丁鉉等五十餘人死之振亦死帝震盛中官喜甯從也先聞車駕至錯愕未
之信及見致禮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顏帖木兒營以先所掠校尉實彬來侍也先將謀逆會大雨震死也先
所乘馬復見帝寤纏有異瑞乃止

脫脫不花當作托克托布哈也先當作額森阿剌當作阿魯圖兒在陝高
麗北陽和南即滿高麗兒在宣化縣東土木堡在懷來縣西二十里額

禮衛拉
神也

皇太后立邸王王密謝至再獻鷹膏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讓入對慷慨泣奏曰
憲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邊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
繕器中這都督孫錦衛穎張軌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魯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
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糶米為之直毋糶以復敵文臣如軒輅者宜用為巡撫武臣如石亨
楊洪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効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馬而也先
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敵兵望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
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璜安定門廣甯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
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
興陳德勝門外營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甯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
顧將士退者殺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敵寧曉門北高其長一人帝喜令

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吳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也先深入順京城可且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亂嘉嘗嘆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讓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夜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以萬騎來薄圍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奮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錦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鳳喙決擊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却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輿被流矢死寇遂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之聲聲動天王竄及福壽樓至寇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真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順而還謙于謙也安定門順天府城北之東門也東直門東之北門朝陽門西之南門西直門西之北門阜成門西之南門正陽南之中門崇文門南之左門宣武門南之右門彰德門外城西門土城在德勝門西北即古箭門遺址也李顯當作博羅卯那孩當作及諾海出關出易州西之紫荆關也竊通蒙古監國以子謙陳循薦起兵都員外郎守居庸關俄進邸中帝即位進右副都御史也先犯京師別部攻居庸甚急天大寒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得近七日遁走追擊破之景泰元年召還時楊洪督京營命選參軍務兼理院事官諸邊行由守將畏微調飾詐以惑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徭勝等門外不知斬賊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輩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纔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其者與賊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爾祿之人憎賈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謙也順天府

城北之

西門

黃舖按貴州羣苗蠢叛道糧署靖遠伯玉璽等自麓川還軍無紀律苗誘其後官軍大敗鎮赴平越過賊幾死
夜跳入城賊圍之諸者欲棄城走鎮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將固守偕密疏竹筒中募
土人間行乞援於朝且劾璽等覆師狀景帝命保定伯梁琦等合川湖軍救之圍始解城被困已九月掘草根
煮芻鋌而食之死者相枕積城卒全鎮功爲多

陶成擢浙江敘事成有智略遇事敢任倭犯桃渚成塞布釘板海沙中倭至艤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連去

義曆所在
台州東北

（景帝景泰元年）貴州苗叛總督湖廣貴州軍務侯繼卒於軍進來右都御史代之與保定伯梁琦都督毛勝
方瑛會兵進討至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來等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遁去已復出掠官軍連戰皆捷
賊魁卓同烈據興隆劫平越濟平諸衛來與方瑛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勝瑛與都督陳友三道進來
與瑛大軍繼之先後破三百餘寨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聲動地賊懼縛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
解散遂移軍濟平且檄四川兵共勦都勻草塘諸賊賊望風具牛酒迎降賊平班師來王來也與隆衛在貴平
州平越今爲府濟平今爲
歸香爐山在其東南四十里山周四十里至萬數百畝四面陡絕其上平衍向爲軍寨穴後正德十一年鄭瑄周
文盛等分漢土兵爲五克其首領密遣人輸糧先登殺賊守隘者衆繼附而上焚賊巢而餘賊盡守不下參將
附忠等帥首招撫而自山後
歸之始不嘗香爐山之險也

會廣東賊黃蕭養圖廣州脅嶺中人乞借民乃以爲右叅都御史瑄撫其地士民翕然稱慶曰楊公來矣時廣

州被圍久將士戰餒敗禁民出入樵采絕而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為賊所害良益愁苦賊信民至開城門賊倉庫刻木鏤給民得出入賊見木鏤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厲甲兵多方招攝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惧克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壕與語賊驚望見信民曰果楊公也爭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齎養且降而都督董興大軍至賊忽中變夜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卒時景泰元年三月乙卯也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

信民備
信民也

貴州苗阜同烈叛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命總督貴州軍務討之時副總兵田禮已解新添平越圍竊遂遣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紫塘羅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驍兵會興隆抵鎮遠道皆通

新添衛屬貴州府北定縣東北連侯璠也都盧未詳水西今黔西州烏撒今威寧州畢節今爲縣普安安布者今縣名紫塘在平越府屬

麻哈江楊老坡在平越東黃平西重安江在黃平南連清平縣入麻哈江流連今爲府

寇三百騎入石烽口復由故道去降敕切責踰月復入犯賊卒兵禦之次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賊拒以鹿角礮火器擊之寇少却如是數四賊軍且退寇復來追都督江福授之亦失利賊卒力戰寇不得入六月復有二千騎南侵賊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賊見璽起率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己至午寇敗遁諭功封撫甯伯

是時寇氣甚驕居城宣府大同意二城且旦夕下而謙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數挫其衆也先知二人難犯始一

意歸上寇類也謙于謙也石坪口疑在宜化府北關子口與相近南坡在府南

處州賊葉宗留陳鎬胡陶得二等寇闖陷成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生擒百餘人又自抵賊巢諭降者三千餘人賊勢漸衰惟得二尙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輩僞爲鄉民避賊者以敵趨裏新闢入城及成出戰賊持礮縱火焚木城官軍奮潰成與都指揮俞事繼源戰死成也

(二年)景帝用于謙爲兵部尙書謙以三大營各爲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於三營提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監以內臣兵部尙書或都御史一人爲提督其餘軍歸本營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英宗復辟謙死國營罷憲宗立復之增爲十二成化二年復罷命分一第次等訓練尋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帝以數多令仍分十二營團練而區其名有寶琳練顯四武營效果効鼓四勇營立伸揚振四威營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揮監以內臣提督以勳臣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爲老家以供役而團營之法又稍變明初京軍三大營曰五軍

山東河南大衛兵番上京師練之又以邊外降丁三千立營分五司掌領軍節度

選鋒等已三千營又在交趾得火器立神機營土木之難京軍幾廢故謙復舊法焉

葉政權右老政督制宣府縣以李聚爲協贊都督俞事孫安軍務初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備禦英

宗既北狩安以四城連在塞外勢孤棄之內徙至是廷請命安修復盛與關草莽葺廬會屯戰具招流移爲
行旅沿燧鋪節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學醫藥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屬驛諸堡次第皆完

安由是進副總兵

關石門在赤城東北百里馬營在赤城西北六十里龍門關在赤城縣東三十里龍門關西二十五里衛所設龍門所也在赤城縣東三十里

五年巡撫王永壽以苗賊竄能攻圍龍里新化銅鼓諸城乞調兵剿之時賊欲取龍里爲巢穴攻破堯寨銅
鼓關堡諸城都指揮汪迪爲賊所殺朝議以南和伯方瑛爲平蠻將軍統湖廣諸軍討之竄能糾賊衆三萬
出攻平溪衛瑛遣指揮鄒峯等以火槍攻斃賊三千人能亦死而能黨李珍等尙煽惑苗衆官山討之克復
銅鼓竊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覃洞上陸諸苗悉降

龍里司在黎平府北新化在黎平府西北銅鼓在
錦屏縣平溪在玉屏縣亮寨在黎平東北今爲司
黎平府西南今爲潭溪同上陸未詳

英宗天順元年甘肅告警詔鎧充總兵官帥京軍往討將陞辭病宿朝房夜二鼓太監曹吉祥詔武伯曹欽
及其部下都指揮馬亮告變於恭順侯吳瑾瑾語鎧草奏叩東長安門自門隙投入內廷始得集兵縛吉
祥守皇城諸門鎧走大平侯張璜家邀兵擊賊璜不敢出鎧倉猝復走宣武街懸道二子輔軛呼征西將士給
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時已黎明遂擊欽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
安門鎧兵追及賊稍散軛斫欽中膊軛亦被殺欽知事不成竄歸其家獨脅衆拒鎧力戰至晡始定論功第一

鐵諸孫
經也

(三年)寇二萬騎入掠安邊營彪與彰武伯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生擒四

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

寇保喇也保喇或作學來安邊營在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鬼力赤嘗作郭勒

賈彪石亨從子也揚信嘗言鹿角之制隨陣可捍敵馬結營可衛士卒每隊宜置十具遇敵圍陣拒前鹿角列後神銃弓矢相繼迭發則守無不固敵無不克固將才也

(六年)廣西徭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香山順德間土寇蜂起新會無賴子輩聚應之曾召父

老語曰賊氣吞吾城不早備且陷若輩能率子弟捍禦乎皆曰諾乃築堡營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

郭掘壕布鐵蒺藜刺竹於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

魯爾成之子

(憲宗成化元年)四川戎縣山都寧蠻數叛陷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以襄城伯李瑾充總兵官太監

劉恆爲監督進信尙書提督軍務至永甯分道進都督芮成由戎縣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宜參將吳經由芒部

都指揮崔曼由普市冰騰南甯伯毛榮由李子關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參將宰用由渡船舖左右遊擊將軍

羅秉忠檄由金鵝池而信與瑾居中節制轉戰六日破龍背豹尾諸寨七百五十餘明年至大壩焚寨千四

百五十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奇俘獲無算按諸九姓不奉化者遷瀘州衛於渡船舖增置關堡改大壩爲太

平川長官司分山都寧地設官建治控制之

戎縣今曰興文縣今鎮雄州舊市在永甯東南五十里冰騰河在鎮雄州北赤水之源也李子關在興文東南渡船舖在瀘州西

前金鵝池在永甯縣九姓司西南龍背豹尾疑在興文縣界太平司在敘永廳西六十里竹竿壩今九

鋪城在興文東南南都太平司官山都寧者別於水即掌也值壩陳信時爲總督冰騰冰當作水

荆襄賊劉千斤等作亂擬甯伯朱永爲總兵官都督高信鮑政爲左右參將中官唐慎林袁泰監之而以圭

提督軍務發京軍及諸道兵會討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縣門石峻貌重千斤通隻手舉之因以爲號正統中流民聚荆襄間通竄入爲妖言潛謀倡亂石龍者號石和尚聚眾剽掠通與共起兵僞稱漢王建元德勝流民從者四萬人圭等至南漳賊迎戰敗之乘勝逼其巢通奔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官軍又破之雁坪斬通子聰及其黨苗虎等賊退保後殿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攻圭往來督戰士皆蟻附登賊大敗擒通及其眾三千五百餘人獲賊子女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龍與其黨劉長子等逸去轉掠四川連陷坐山大昌圭等分兵感之長子縛龍以降餘寇悉平

荆襄上郡爲鄖陽古麋廬二國也地界兼像楚間山谷肥產多曠土林菁叢棘草木可采樵巧黠者稍相雄長嘯聚爲盜壽陽一作受陽在房縣西南百八十里大市在保康西南雁坪在房縣西南雁塞山之坪也後殿山在鄖縣東南大塞山之支峯也圭白圭也

始隴之來也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潛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郡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甯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平衍敵來一騎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學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據中國人爲鄉導抄掠延綏無虛時而邊事以棘

作阿勒楚爾東勝卽東勝州在歸化城西黃河東岸

廣西猺獠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爲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璘監其軍兵部尙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御史兼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圖方略

先是編修邱榕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蹙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主其說請令遊擊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唐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晉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雍雍等遂借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國與諸將謀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州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導雍見卽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然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中衆衆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總兵官歐陽等爲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都指揮白全等爲八哨自桂平南攻其南參將孫燧等爲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懼先移其巢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徑滾木礮石鏢槍藥弩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閉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

矢石度且盡雍勇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遺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營生擒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互兩崖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喫餘黨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敕嘉勞召輔等還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饋餉而遣孽侯鄧昂等遂乘虛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起思恩潯潯柳城悉被擄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應時破珍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遂以尋歸明年兩廣盜復起敘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盜賊無所懼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敘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成亦以爲言乃准兩巡撫而地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

雍稱雍也大廉峽在柳州府象州武宣南三十里潯州西北百五十里夾潯江南北帶象州永安營仁基浦平樂武宣桂平潯州縣界潯州在潯州力山在永安州西有二十里大廉峽之東路也桂州橫石塘九層樓其北路在桂林順沙田右營又在力山之北會峽內營名

孔鑄用其感等屬擢高州試知府前知府劉海以竊聞閉城門自護鄉民避猶至者輒不納還爲竊所戕又疑民陰附賊輒變之賊緣是激衆怒爲內應城遂陷鑄至閉門納來者流亡日歸城不能容別築城東北居之附郭多暴戾民以殺死復爲發塚瘞焉時賊屯境內者凡十餘部而其魁馮曉屯化州鄧公長屯茅峒屢招不就鑄一日單騎從二人直抵茅峒峒去城十里許道遇賊徒令還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長驟聞新守至亟呼其黨

擐甲迎及見賊坦易無矟從氣大沮鏞隨下馬入坐庭中公長率其徒馳甲羅拜鏞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爲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則送我歸喪汝粟帛不信則殺我卽大軍至無遺種矣公長狼狽其黨皆感悟泣下鏞曰餒矣當食我公長爲跪上酒餼既食曰日且暮當止宿夜解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而返見道步裸而懸樹上者繫繫詢之皆諸生也命悉釋之公長遺數十騎擁還城中人望見皆大驚謂知府被執來給降也盡登陣鏞止騎城外獨與羸卒入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激遂焚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惟醜恃險不服鏞選壯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醜倉皇走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醜亦以五百人降已與僉事陶壽敗賊廖婆保他賊先後來犯多敗去境內大定

(二年)國子學錄黃明善奏四川山都寧蠻屢歲出沒殺掠良民景泰元年招之復叛天順六年撫之反逆總兵李安令承甯宣撫奢貴赴大壩招撫亦未效恐開釁無已宜及大兵之集早爲定計毋釀邊患三年明善復言宋時多剛愎費爲寇用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者卽今之民壯多剛縣者卽今之都寧多剛寨也前代用鄉兵有明效宜益募民壯以助官軍都寧水稻十月熟宜督兵先時取其田禾則三月之內糧必餒矣軍宜分三路南從金鵝池攻大壩中從戎縣攻營前北從高縣攻都寧小寨破大寨自拔又大壩南百餘里爲芒部西兩二百里爲烏蒙令二府土官截其險要更用火器自下而上順風延燒寨必可攻且征調土兵須慮得宜招募民壯須賞罰必信詔總兵官參用之時總督尙書程價亦奏都寧地勢險要必得土兵嚮道時數東川芒

都烏蒙烏撒諸府兵並速調湖廣承順保靖兵以備征遣又請南京戰馬一千應用皆報可四年信奏永甯宣撫番與明通運道僑獲賊首宜降聖書獎賚從之

大羅今興文地多剛今興文東南金雞池在永甯縣界戎縣今興文縣北芒都今鎮遠州烏蒙今昭通府都掌蠻今九絲

城也在興文東南

四年滿俊者亦名滿四其祖巴丹自明初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爲雄長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俊獷悍素藏匿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逮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俊輝指揮瑋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瑋叛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俊自稱招賢王有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陳份等先以兵三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朝議欲益兵慮京軍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主其議京軍得毋遣忠送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中流矢死玉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戰玉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在察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焚馘守歲此何害日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

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瑋諭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瑋以歸俊氣沮猶欲不出忠命縛木為橋人負土壘
城濠壘擊以銅礮死者益眾賊倚愛將楊虎狸為謀主夜出汲被高忠貫其死諭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
帶鈞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
兵戍之而還初石城未下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
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開城今固原州石堡城在其西北
忠順忠也西安城在石堡西北

叩水十四碧苗糾洪江生苗為逆倫分五哨往甬行雨如注倫曰賊不虞我急趨之可得志也競進夾攻戮其
魁俘斬餘孽賊盡平靖州苗亂湖廣總兵官李震檄倫會討軍至叩水江諸熟苗驚欲窺倫與僉事李冕計曰
苗軍必助賊乃急搃定之又緣道降天堂小坪諸苗既抵靖州倫將右哨出賊背布營賊走據高山倫軍仰攻
之賊敗走遂渡江搗其巢大獲乘勝攻白崖塘崖高萬仞下臨深淵稱絕險倫會左哨同進得徑路夜登賊倉
壘潰追斬二千餘級俘獲如之盡夷其特初臻削六洞苗侵熟苗田不輸賦又不供驛馬有司莫敢問倫遣人

諭之頓首請如制案地理志十四當作十五叩水司在鎮遠府東洪江即鎮遠江在施秉縣南叩水江即叩水
也在鎮遠東天堂小坪疑在鎮屏界白崖塘在靖州東羅洞六洞在鎮遠府西倫也

(五年)寇入河套廷綏巡撫王銳請濟師詔越帥師赴之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豐水草腴距山西偏

頭關西距寧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內地明初阻河為守廷綏亦無事

自天順間毛里孩等三劉始入為寇然時出沒不敢久駐至是始屯牧其中屢為邊患越至榆林追遊擊將寇

許甯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出東路神木劍多計堡而自界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爲聲援甯戰黎家洞瑾
戰崖寨川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敵於鎮羌寇乃退明年正月以捷聞越引還抵偏頭關延綬告警兵部劾越
擅還詔弗罪而令越屯延綬近地爲撈寇萬餘騎五路入掠越令甯等擊退之進右副都御史是年三月初廷
以阿羅出等擾邊不止拜撫甯侯朱永爲將軍與越共圖之破敵開荒川諸將追奔至牛家寨阿羅出中流矢
走論功進右都御史又明年越以方西征辭大同進撫詔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寇數萬而官軍
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承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尙書白圭亦難之請敕諸將守其年寇復連入懷
遠諸堡承越禦卻之圭復請大舉搜套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議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悉壞馬死過半
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不滅三邊終無甯歲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
將調度乃拜武靖伯趙輔爲平虜將軍敕陝西甯夏延綬三鎮兵皆受節制越總督軍務比至寇方深入環慶
固原飽掠軍竟無功越輔以滿都魯字羅忽札思爾方強盛勢未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
萬不可今餽餉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內憂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郵延沿邊軍民悉
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壘築牆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決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
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陝荒旱芻糧缺乏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
亦暫還朝於是科部諸臣劾越輔欺誑會輔有疾召還以甯晉伯劉聚代明年越與聚敗寇漫天嶺進左都御

史是時三遣大將皆以越總督軍務寇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卽復來率一歲數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其年九月滿都魯及李羅忽卽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越策寇盡銳西不備東偏乃率廷綏總兵官許甯遊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鹽灘兩費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獲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擡爲千戶分兵千爲十怒而身率甯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禽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滿都魯等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連徙北去不敢復居河套西隱息肩者數年初文臣視師者率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越始多選跳盪士爲腹心將親與寇搏又以間覘敵軍重邀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數有功寇瑪拉哈也越王越也偏頭關在山西偏關縣西唐東受降城在河東岸中西二受降城在河北岸滿都魯常作們都塔字羅忽當作博勒呼訖加思爾當作伽那色波神木鎮美等堡爲榆林東路龍州鎮靖當爲安邊營所轄十二營之名爲榆州西路費今榆林府所屬也龍州堡在靖平堡東四十里鎮靖堡在靖邊堡東九十里神木堡在榆林東二百三十五里鎮光堡在其東四十里紅鹽池在榆林西北三百五十里紅兒山在定邊營北白鹽灘在其西北餘俱在河套南榆林北境也伽那色波本唐土酋番已乃精引而東遠隔河套內

(六年)白圭既平劉通荆襄間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嗣子者名原備稱平王與小三法王彪等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承順保靖土兵而先分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高時白圭爲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獲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郭帝爲召綬還而聽

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通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岩伺闕出劫忠命副使余詢都指揮李震擊之遇於竹山乘機濶半渡截擊李原小王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忠之下令運流民也有司一切摩過不前卽殺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璠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隨所在籍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且吳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應子綬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緝賊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贖發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鬪劫殺若此者可以久戍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悅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遣先時中外謗言謂荆襄之患何日得甯今辛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藜藿鄧艾糧車被微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爲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

(十年)先是巡撫王銳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種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藩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壘築或挑墾引相接以成邊牆於計爲便尙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役

既而寇入孤山侵復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甯擊敗之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套土屬屯延綏者八萬錫楚煩內地昔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亞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甯甯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主猶持前辭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子俊生用軍功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揭渠功進右都御史寇以揭渠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擱數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若備巡警又於崖碧空處築短牆斜二如箕狀以蔽敵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若八百十九投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堡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慰留不許初延綏綏治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鎮榆林垣衛益兵拓城甯戍攻守器畢具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

子俊余子俊也延安也慶慶關也孤山關在府谷縣西北清水營在府谷縣東北花馬池在定邊

北

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子濬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為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環諭邊地不服則征之環率兵討定請設安甯宣撫司授輝子友為宣撫以鎮詔可賜勲獎勞以母老乞歸母已卒會楊茂

番寇邊詔起復視事先是僉事林豐言松茂靈樞大鎮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縉書假便宜專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設兩參將以副使居中調度事權輕臨敵窮令制府千里請戰謀洩機緩未有能獲利者宜別置重臣彈壓或卽命瓊兼領專其責成十二年七月命瓊兼督松茂安縉建昌軍務瓊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營敵副使於安縉而令副總兵樊或軍松潘參軍孫需軍威靈爲夾攻計乘間修河西營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備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

潯州今遂義府天賜千蠻寨名在其東海峽亦寨名在黃平州重安府司界重安今爲縣瓊張瓊也安宜宜漢司領懷遠宜化二長官司在今鎮遠府邛水司松松潘度茂州宜安屬鎮

龍州建昌今南寧府府屬威州在今保縣屬漢蠻在松潘廳大壩驛石泉縣西北四十里之壩底堡

〔十一年〕陶魯營撫士多智計謀定復戰擊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折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版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伍用之故常得勝算而機不洩悉皆押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可乘潛師出城中夜合圍騰輒奏凱賊酋偵終不能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凡斬賊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七千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然魯將兵不專尙武嘗言治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每平賊率置縣建學以興教化

〔十四年〕沙縣賊陳政景故鄧茂七黨也糾清流賊藍得隆等攻城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餘賊驚潰諸將譁窮搜得仁恐溢及百姓下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馬雄得遇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賊復寇甯化率兵往援斬首甚衆民多自拔歸賊勢益衰賊退屯將樂得仁

將追滅之俄避疾衆欲與歸就臂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

(十六年)延綏守臣奏寇潛渡河入靖虜越乃說直出師詔拜保國公朱永爲平虜將軍直監軍而越提督軍

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開敵帳在威甯海子則燕選

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貓兒莊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甯寇猶不覺掩擊大破之斬首四

百三十餘級獲馬騾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靖虜堡在延綏境越王趙直太監在直也威甯海子在正黃旗察哈爾南孤店關在大同縣東北貓兒莊在陽高縣北

(十八年)伊斯瑪音入寇延綏而劉甯敗之於塔兒山何喬新敗之於天窰梁中務白道山敗之於木瓜園許

甯敗之於三里塔壘升周運敗之於黑石崖皆扼於邊疆不得出遂大劔塔兒山在蔚州西北

有明踵元故事大爲恢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而法始備矣然其道在於羈縻彼大姓相攫世

積威約而必假我辭祿龍之名號乃易爲統攝故奔走惟命然調遣日繁益而生變恃功怙過僥倖深故歷

朝後發利害各半其要在於撫綏得人恩威兼濟則得其死力而不足爲患實錄載成化十八年馬平主簿孔

性善言溪綱璽獫狁常梗化亂豈無因昔陳景文爲令瑤檄皆應差徭厥後撫字乖方始仍反側賊使守令得

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亦當革心帝嘉納之情未能究其用此可爲治蠻之寶鑑矣言土司也

(孝宗宏治八年)土酋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順王陝巴去使其將牙蘭守之尙齊馬文升謂復哈密非進

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池鎮告稱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敢深入耳當當天朝不能發一鐵

塞外何以屢遣人請將離之乃獨與總兵官劉寶謀厚結小列充使以四千騎往殺數百人小列充中流矢卒
小列充故與土魯番世相讎及死其子卜六阿歹益憤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令東趨牙關而軍糧赤斤罕
東及哈密遺糧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十一月副將彭濟以精騎千五百出嘉峪關前行甯與中官陸蘭統
二千五百騎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羽集七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臥進出艱外勞軍有吳烏悲鳴將
士多兩泣進慷慨曰兒男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為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兵未
至衆欲待之進曰灑師遠涉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牙關已
先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刺土刺華言大臺也守者八百人諸軍再戰
不下問其俘則皆哈密人爲牙關所劫者進乃令勿攻或欲盡殲之進不可遣使撫諭卽下於是探牙關所需
分守要害而疏請懷輯罕東諸衛爲援故土魯番黨與孤其勢遂班師土魯番在哈密西今回城也苦峪在五
門縣東南羽集七川書作伊旗種爾川
在哈密南兩處麻當作阿哈馬陝巴當作善巴牙關當作伊
關進許進也小列充當作董進谷卜六阿歹當作卜羅爾台
承平既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羣人大怒夜持弓矢伺其門
或作誘再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七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萬
騎校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視因覲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塞爲備
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文升馬
文升也

(九年)倪岳論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略云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闌大爲邊患盡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類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劔既莫敢折其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故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靡尙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撥籌優游朝行軍用與金充物私室且以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授甚至妄殺平民輕帶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勳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卽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靈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階梯之履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遑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姦也擗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銜決遠近坐困其可爲得決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糶不費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騎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糶供父親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爭而得粟求獨百錢斗粟借直不帶過賊身且斃矣他尙何云輪將不足則有輕齎輕糶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糶數未能逆卜儻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嫻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左右請託率占虛名奪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官儲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備之不充如故也

又朝廷出帑藏給邊餉萬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輪輿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積實則使寇軍用故朝廷有糜爛之虞軍士無粟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壤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卽須遷外屯兵出孤連之軍涉荒蕩之地輻重爲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替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覘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陷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愚庸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樓增城堡廣斥塚募民壯去害兵明賞罰嚴問贖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十年)王越以寇巢賀蘭山後數擾邊乃分兵三路進剿斬四十二級獲馬駝百餘越妻妾奇偉饋論歸舉久

歷邊身經十餘戰知敵情僞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獎拔士類簡潔倣用財若流水以故人樂爲用又善薦擢守隨似鍾屠所說皆有名於世睦族敦舊振窮卹貧如恐不及其膽智過絕於人嘗與朱朶帥千人巡邊寇猝至朶欲走趨止之列陣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自率騎勇爲殿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請朶曰我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以戒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

黃龍山後在附夏府西黃

開外今阿拉善也

(十一年)洪鍾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建議增築臺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緣邊諸縣因奏減防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餼數萬計所部朔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鍾言請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卑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窺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墾地兵部尙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與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戈福給事中馬子聰等劾鍾巡撫張烜等請罷役不聽未幾工成侍郎張達借司禮中官往視還言石欄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給事中屈伸等劾鍾欺妄三罪諸言官及兵部皆請遣鍾帝以鍾爲國繕邊不賞

黃花鎮在昌平州東北潮河川源出古北口外舊自密雲至順義牛欄山與白河合今於密雲東南即入白河即古鮑水也

(十三年)王軾討曹安賊婦米魯時鎮守中官楊友總兵官曹繼進擒賊共發兵討曹大敗於阿馬坡都指

揮吳達被執，普安幾陷。友等請攜師，乃以命。賦賦未至，而友等遣人招賊，賊揚言欲降，益擁眾攻陝。普安、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勢愈熾。又乘間劫執友右布政使，閔鉉、張察使、劉禡、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賴李煥、吳達等死。馮軾至，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士兵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十五年正月，參將趙晟破大賊，若賊遁。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衛、蘭而愷通及都指揮李政亦各破賊。賊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都御史陳金以雲南兵禦之。賊遁歸馬尾龍寨。官軍聚攻，益急。士官鳳英等格殺米餘，盜遂平。米魯得安土司陸暢安也，以不謹遂殺。暢以反阿馬坡在普安南縣，在普安北平。吳衛在普安州西，大河扼勒。陳宜在普安西，馬尾龍寨未詳。疑在馬龍州界。

陳壽巡撫延綏，火餽致盜邊。前領巡官俱得罪去，壽至蒐軍實，廣開謀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相應援。軍勢始振。明年，諸部大入，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指麾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應擊，所獲甚多。朝廷方遣苗遠等重兵至，而壽已奏捷。孝宗嘉之，加祿一等。遠欲乘勝搗巢，駐延綏久，戰馬三萬匹，日費芻秣，請出牧近塞，就水草。衆有難色。壽跨馬先行，衆皆從之。省費數十萬，當戰捷時，或勸注子弟名籍，壽曰：「吾子弟不知弓槊，當與血戰，士受賞哉，竟不許。」

（十五年）楊一清用劉大夏薦，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嘗令以蜀茶易番馬，軍中用久而疲，馳逐人多挾私茶，闖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禁，盡龍茶利。

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會寇大入花馬池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渭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安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肅然

平虜城紅

古城在固原州西北西安所北百里

（武宗正德元年）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符寇寇移犯陸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甯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蔣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清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綏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牆綿互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塞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墜日有寇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臬州設營衛總制尙書秦紱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治墜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紱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願循形勢寇勦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倭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池牆墜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甯夏以安內附整飭臬州以遏外侮今河套郵屬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軍大平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敵國初會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而之險

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南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灣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行宜驢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劖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甯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與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甯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

一清據一清也韋州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靖虜堡在池南接固原衛安邊營在環縣西北界

石灣池在其西在靈州東南橫城在靈州清水營西北定邊今定邊縣與武營在花馬池西百二十里靈州東南也

江彬等得幸請調邊軍入衛於是集九邊突騎家丁數萬人於京師名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西官廳操練正德元年所選官軍操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爲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爲老家矣

〔五年〕安化王寘鐸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玉泉營聞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爲所屠滅遂引兵入城解甲見寘鐸歸臥稱疾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給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遇東岸兵勿使渡河錦廣果傾營出而昂獨守城寘鐸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臥呻吟伏卒粹起擁殺昂鉞乃披甲橫刀提其首

隨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請寶鍾第縛之傳寶鍾令召錦等還而審諭其部曲以高寶鍾狀衆遂大潰錦敗單騎走賀蘭山爲邏卒所獲舉事凡十八日而敗

鍾仇釵也玉泉營在兩夏府西南

〔六年〕時大盜並起劉龍劉宸楊虎劉惠齊彥名朱諒等亂畿輔方四曹甫藍廷瑞鄂本恕等騷四川汪澄二羅光權王浩八王鈺五等擾江西皆稱王四方告急無虛日兵部尙冉王敏不能辦賊帝旣命洪鍾陳金馬中錫督師分討其年五月罷敏以鑑代之鑑乃選將練兵錄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悉樹柵設溝圍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黃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留守所在城邑每漕艘運卒一人屯河濱獲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軼賊請數贖責之而遼縣令能擊賊者以中錫玩寇奏遣陸完代還調邊將從完討賊賊連爲邊軍所破奔迸四出會中官谷大用伏羌伯毛銳率師駐臨濟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南郊乘間犯寓先一日趨霸州鑑立奏聞夜設備厥明帝召問鑑鑑請早出安人心遂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以去河南巡撫鄧璋請濟師鑑冒山東賊不及萬官軍爲奮十倍緣勢要私人營充頭目撓律壞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擲以下失事卽軍前行雲益關邊軍助璋帝悉從之尋以捷書屢聞加鑑太子少保明年正月賊突霸州京師戒嚴鑑令邊兵亟邀賊遁去賊渠楊虎朱諒死其黨分擾山東河南鑑以山東賊劉龍劉宸齊彥名等實邊將許奉都承劉暉李絳以河南賊劉惠趙燧邢老虎等實邊將馮麟時源神周金輔未幾毛銳敗績與大用俱召還鑑乃請用彭澤與仇鉞同辦河南賊而以山東賊專委陸完五月河南賊平七月山東餘賊亦平陳金洪鍾亦

以次平江西四川諸賊鑑何

賊劉六等起兵部尙書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乃薦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伯張偉統禁兵南征劉六名寵其弟七名宸文安人也並驍悍善騎射是有司患盜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彥名等協捕頗有功會劉瓚家人梁洪微賄於寵等不得誣爲盜遣雷昊柳尙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寵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屋壁深窰素招亡命爲進逃主宦官張忠與鄰茂結爲兄賣綠馬承成谷大用于經款得出入豹房侍帝獵鞠而乘間爲盜如故復數爲河間參將袁彪所敗窘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寶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而已已茂爲甯臬斯禽寵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忠與承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不能辦逃去旣而瑾誅有詔許自首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効寵等憚要束未幾復叛黨日衆所至陷城殺將吏中錫等受命出師敗賊於彰德旣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然賊方熾諸將率畏懦莫敢當其鋒或反與之結參將桑玉嘗遇賊文安村中寵宸窘蹙民家樓上欲自剄而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寵宸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玉大敗參將宋振興賊聚強不發一矢城遂陷死者七千人當是時寵宸等自畿輔犯山東南下湖廣抵江西復自南而北直窺霸州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東抵文安與寵等合破邑百數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中錫雖有時望不習兵倖亦執穉子覓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

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酷吏甯吳中官貪取所激若推誠待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飢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而朝廷以京軍弱議發邊兵中錫欲戰則兵未集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會罷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營與飲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龍慷慨請降宸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而是時方詔懸賞格購賊龍等偵知之益疑憚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以其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兵部尙書何鑑謂賊解甲則賞死卽不然毋爲所誑旣而罷等終不降乃遣侍郎陸完督師而召中錫俾還初中錫受命討賊大學士楊廷和謂楊一清曰彼文士耳不足任也竟無功

中錫馬中錫也

霸州賊劉六劉七等起秦楊虎爲首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師出無功逮繫論死八月詔完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宣府延綏軍討之行及涿州忽傳賊且逼京師命遣軍入衛會副總兵許泰游擊邵永等敗楊虎等於霸州賊南走京師始解嚴指揮賀勇等再敗賊偕安副總兵馮楨復大敗之阜城分兵追擊賊東圍滄州會劉六七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東縣二十楊虎兵亦北殘威縣新河於是完頓請濟師益發遼東山西諸鎮兵逐賊賊益南圍濟甯焚運舟轉寇曹州積泰永擊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錄功進完右都御史諸將皆增秩中官谷大用張忠意賊且暮平乃自請督師詔以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忠監師

統京軍五千人會完討賊時劉六等縱橫沂莒間而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縣知縣陳伯安連陷虹承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邊兵追及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感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爲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邱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紳北陷鹿邑有陳翰者與甯龍謀奉惠爲率天征討大元帥趙鐵副之輪自爲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龍立東西二廡治事分其軍爲二十八營以應列宿營各設都督聚衆至十三萬欲率制官軍於是惠燧擾河南劉六及齊名擾山東黨分爲二已而六復轉而北承敗之濰縣還趨霸州帝將郊省牲聞之懼急召完赴援完擊破之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當是時六等衆號數萬然多脇從精銳不過千餘人自兵部下首功令官軍追賊輒驅良民前行急則棄所掠逸去官軍所殺皆良民以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明年正月六等仍突霸州京師戒嚴詔完及大用銳道禦東畿賊乃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大用銳與遇於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別命都御史彭澤同咸甯伯仇紱辦河南賊以畿輔山東賊委完道承追敗劉六於宋家莊賊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遂奔登萊海套完師次平度檄承玉與游擊溫恭三道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銘及秦暉分道邀其奔逸敗走連戰皆大敗之賊乃變服易馬而遁先後禽斬二千六百餘人賊止三百人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勦香河寶坻玉田轉攻武清游擊王景敗沒巡撫甯景兵亦敗畿輔復震動而賊轉南至冠縣暉襲敗之指揮張勛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會河南賊已平劉六等勢益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都御史

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口爲指揮滿弼等追及劉六中流矢與子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率五百人舟行自黃州順流抵鎮江南京告急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軍進剿大兵盡集江南北賊猶乘潮上下驟掠操江武靖伯趙宏澤都御史陳世良過之敗績死者無算七月賊治舟孟濱完等至鎮江留鉞防守令恭以騎駐江北驍永以舟趨江陰完率都指揮孫文傳鎧趨福山港賊懼抵通州颶風大作藥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璋夜導軍登山南感之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悉平

完陸完也小黃河在宿州北接夏邑界宋家莊未聞孟濱在常州府西顧山莊

在常熟北四十里顧山在通州南十八里江濱

保甯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鄒本恕自稱刮地王其黨廖惠稱掃地王衆十餘萬陷四十八總管延襲陝西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甯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荆襄東下巡撫林俊方讓過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許環僉事錢朝鳳等遁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授兵至亦遁俊益發獾狗及石砮土兵助朝鳳進剿參議八勉仁亦會龍濟河漲賊半渡獾狗奮擊之禽斬八百餘人墜崖溺水其衆復遁知府張敏何珊等追之獲惠餘衆奔陝西西鄉鍾乃下令招撫者萬餘人既而賊收散亡陷繁山殺僉事王源總掠蓬劍二州鍾赴四川與俊議多不合軍機奉制賊益熾已乃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都督指揮金冕圍之陝西巡撫藍章方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恐急之必致死陝且受惠遂令冕誑之出境廷瑞既入川求降鍾等令至東鄉聽撫賊意在緩師遷延累月依

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眾遣官爲質鍾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本懇來謁約既之會官軍有殺其樵採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如故官軍爲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承順土會彭世麟與得問逸去世麟密白鍾鍾授方略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想置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眾閉雙鸞渡河鍾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以功進太子太保未幾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七年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馬吳何璠等合擊之賊勢感鍾乃讓招撫敏以單騎而甫營用聽命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而麻子忿甫竹已殺之并其眾轉掠川東官軍不敢擊潛歸賊後賊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熱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鍾縱兵不戢輪復奏鍾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詔召鍾還以彭澤代鍾遂乞歸

龍溪河在昭化縣南一里鍾與帥也永順今爲

府臨江市
在開縣

吳長身騎捷善騎射知兵巨寇方四曹甫等方熾洪鍾討之久無功吳至問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其何以戰於是擇健卒千人分數隊立長教之會甫將毀江津吳從巡羅林俊剿賊大敗之俘斬及焚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方四陷江津破綦江薄重慶吳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乘之斬獲多遂合羅掘土兵擄賊賊陳左而伏兵其右吳以正兵當左身率百騎搗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四奔黎川與甫相攻衆遂散四變姓名走爲他將所獲吳再被獎進副使與總兵官楊宏擊敗甫降而其黨廖麻子併其眾連陷銅梁榮昌坐奪冠帶時洪鍾

已召還巡撫高崇熙惟怯復主撫麻子等陽受約崇熙遣罷諸軍令副使張敏徙開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三年爲請於朝吳力爭謂臨江市刷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竊以資賊自遺崇熙不從吳乃益治兵觀變其明年賊果執敏叛詔逮崇熙而擢吳右叅都御史代之賊圍中江將竊成都吳以五千騎與總督彭澤敗之遊擊關勳追斬麻子劍州餘衆走推其黨喻思倬爲主總兵官陳珣追至富村賊僞降因北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故巢尋出走大安鎮珣不敢前而陝西兵與賊戰潰賊遂越甯羌犯略陽珣軍鼓譟賊夜走度廣元爲官軍所遇還趨巴招餘黨諸將率稱病不擊賊詔逮珣且讓吳吳乃與彭澤督諸軍獲思倬西鄉山中復與澤平內江賊略松祥擊盜悉靖

中江卽內江縣之楊川富村壩在資溪縣巴山在巴州大安在甯羌州

〔十一年〕王守仁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在溪桶岡池仲容據潯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詭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託疾竄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黯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質其罪令嗣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穗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俾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鍾等竊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尙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餉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

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選相副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敷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勦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揆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瑋甯都知縣王天興各一軍會橫水戰及守備鄭文汀州知府唐浩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揆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敬邁其奔戰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捕岡左揆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率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賊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過浣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爲斬之乃設崇巖縣於橫水控諸窟逼至贛州議討涑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涑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駭爲戰守備饒曾珂志高雖也將獲我故爲備守仁俾杖葉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燄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關斬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

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高斯無遺乃於下痢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痢頭廣東尙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備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橫水隘名在嶺南縣東其南爲十八面嶺左漢即汀水亦曰鄧江在長汀縣東源出甯化下流至大埔縣入海桶岡在嶺西北與郴州鄧州山在和平縣西北接龍南界者爲上痢在零岡者爲中痢最南者爲下痢大帽山在長汀縣之九龍山長高村縣與相近未詳其地象湖山武平縣東南之象湖寨也程縣今嘉應州九連山在連平州東

(十四年)甯王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募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勦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焱山周魯評事羅備同知郭祥麟進士郭持平降騎驎丞王思李中威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崇御承將邊兵都督劉輝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募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舟遣僞相李士賓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與早發兵東下而縱譟洩之宸濠疑與士賓發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嗣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始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樞府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樞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福州胡堯元袁琦撫州鄒琬安吉談

儲推官王照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紹萬安王冕甯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
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一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
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已
四次鹽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精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濟門守兵散辛亥黎明
諸軍梯登縛拱樞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有脇從安士民感諭宗室人心乃悅
居二日遣文定珙權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震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
其前鋒賊趨利珙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權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震
濠懼悉發南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臨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會瑛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
卻守仁斬先卻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悉出金寶稿士明日震濠方晨朝其羣臣官
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震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
之士寶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高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守仁王守仁也陳樹鎮在清江縣東北而北津要也震濠

門南昌府西南門也黃家渡在南昌縣東通餘干縣八字腦在饒州府西樵舍鎮在新建西北

王瓊以安慶居要害宜置戍乃進銳署都指揮敘事守備其地銳與知府張文錦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十四
年六月丙子震濠反東下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銳文錦與指揮羅文同知林有

緣遇判何景陽懷甯知縣王詰等禦之江潘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軍城西文錦有藤軍城北景陽帥軍東南城四尤要衝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斬其間諜乃稍卻七月丁酉賊悉兵至號十萬船艦相銜六十餘里宸濠乘黃艦泊黃石磯身自督戰江西命事潘鵬在賊軍安慶人也宸濠令諭降呼銳及文錦語衆心頗搖吏黃洲者以大義責數之鵬慙而退既復持備檄至其家儘見遙呼之銳屢斬以徇將射鵬鵬遁去衆心乃定賊怒圍城數周攻益急銳等殊死戰賊雲樓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緝人焚賊樓賊置天梯廣二丈高於城版敵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城上東華沃奮然其端梯稍近卽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餉人運石一二數日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齊賊營諭令降俄有亡去者乃募死士夜劫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憤憤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南都會聞伍文定等破南昌遂解圍去文出城襲擊又破之旬有八日而圍解

賊據城者黃石磯在東沈縣東北五十里

十六年佛郎機以接濟朝使爲詞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復拒之其將別都慮既以巨礮利兵肆掠滿刺加諸國橫行海上復率其屬陳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嘉靖二年遂定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東齊進生禽別都慮陳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賊復率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還官軍得其礮卽名爲佛郎機礮在嘉靖之朝九年秋賊聚官右都御史上言今邊上墩臺城堡未嘗不設乃寇來輒遭蹂躪者蓋墩臺止障賊兵無制寇之具

故往往 困當用。所進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將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帝悅。卽從之。佛郎機西洋大國所製加在南海中西在東相擊國在西草洲檳州曾在新會海濱今海國圖志詳之

〔世宗嘉靖元年〕李承勛巡撫遼東邊備久熟開原尤甚。士馬纒十二騎堡墩臺圯殆盡。將士依城壘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圍。地承勛疏請修築。會世宗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谷。先士卒。凡爲城壘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通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

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中國在開原南四十里蒲河在承德西北四十里撫順在承德東八十里

〔二年〕大同兵亂。巡撫張文錦過書詔曲赦亂卒。改巡撫宣府都御史李鐸撫之。鐸以毋憂不至。乃擢天祐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衆心稍定。會尙書金獻民總兵官杭煇出師甘肅。遣大同亂卒疑覓討復鼓譟。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復。請特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偕都督蔣執京軍三千人以往。瓚等未發而進士李枝齋餉銀至。亂卒曰此承憲詔。盡殺大同人爲甲幟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神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晉王奏乞赦。王急攜二郡主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冒亂卒方躡大兵。屬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塞圖乃命瓚駐兵宣府。頃之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既而瓚次陽和勇。

天祐令千戶苗彜禽斬鋒等十一人函首送瓊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庖子復糾徐氍兒等夜殺勇家人又燬苗登家瓊冒非盡職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敕瓊仍駐宣府居無何天祐捕戮徐氍兒等瓊等送班師明年正月侍郎李昆孟春總兵官馬承章冒庖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帝將遣使勸會瓊還京言逃卒無足患帝乃罷勸官勿遣庖子復潛入城焚振第明日天祐閉城大索獲庖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彜宥脅從人心乃大定事開寶銀幣已進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尋就進兵部右侍郎久之召還部天祐以濟祿久缺又歲當繕繕垣用價宜增准驛引價每引萬加銀五千被許帝宥之至是御史李宗樞復遣諭前事天祐因引疾去居二年春詔起用未至京得疾告歸卒年九十五天祐有才智兵變時左右皆賊耳目幕府動靜悉知之天祐廣招是卜藝士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

(四年)杭州敢戰符以數騎行游敵廬至乃下馬積鞍爲疊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飛矢武宗在大同見雄氍氍甚曰老杭窮乃爾寇至帝將親擊雄叩馬諫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盜奚用犬爲願聽臣等効力帝笑而止少役延綏巡撫行益既貴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正德嘉靖間西北名將馬湫而下稱雄云

李鉞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鉞長甲旅料敵多中初至固原寇入犯援兵未集鉞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退乃駭擊之或引去以其間增築墩堡燧烽城廣儲蓄壯勇爲備未幾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

令遊擊時陳周尙文等分伏要害遇其露斬獲多銳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緩機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去

〔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鎮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籍因上書詔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悉箱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讓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遺諸軍留承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思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甯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譖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劃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猖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豐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甯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逆斬賊盜平八寨八寨者今上林縣北周安鎮八寨之一也其餘爲思恩廣爲十寨仙臺諸洞在平南屬北牛腸寨在藤峽西橫石江在武宣東南柳州歸水至此合流

(十四年) 壕總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瓜哇琉球淨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船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擬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總歲輸課二萬金佛耶機遂得混入高棟飛堯櫺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苦驚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四十四年僞稱滿刺加入貢已改稱補都麗家守臣以問下部譏言必佛耶機假託乃却之萬歷中破滅呂宋盡搜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至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閩敵奇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馬舉人盧廷能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更其土者皆畏懼莫敢詰其有利其寶貨伴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耀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番人又潛匿倭賊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伺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尙存存謂宜剿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詣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而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敢登舸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都議從之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其時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也

者紛然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爲變也其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參鬚赤鬚好經商恃強陵轍諸國無所不往後又稱干系臚國所產多犀象珠貝衣服華潔貴者冠服者笠見尊長輒去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爲誓不相負自滅滿刺加巴西呂宋三國海外諸番無敢與抗者

吉佛郎機也今澳

門記略詳其事

(十五年)劉天和總制三邊軍務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過險卽困又行避不適於用天和請倣前總督秦紱雙輪車上置砲槍斧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奇弩矢修邊牆濠塹皆從之吉賽十萬衆屯賀蘭山後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逐奪其窟寇莊浪總兵官姜夷廢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寇復大集兵將入犯天和策寇關西有儲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鶴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露伏兵大創而去

吉賽當作積慶黑河墩在榆林縣北

(十六年)斷藤峽賊侯公丁據勢難爲亂經典御史鄒堯臣等定計以軍事屬副使翁萬達誘執公丁參議田汝成請乘勢進討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千人爲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頁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甯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抵賊巢夾擊賊奔林嗣而東頁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

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蹙蕪據策伏機勢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據其樹石皆墮官軍並以計破之右軍還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

督漢在潯州西北林峒在桂平縣界羅運山在桂平西南

(十九年)吉薛乘虛寇固原剿掠且饜會浮游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尙文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尙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寇退甯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餽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

黑水苑在固原州西小十王當作錫沙王魏柱泉在花馬池西南

(二十年)范鍾權右副都御史巡撫甯夏鍾爲人持重有方略既泣重鎮不上首功一意練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爲遠徙俘歸者五百人上疏言邊將各有常祿無給田之制自武定侯郭勛奏以軍餘開墾田園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畝殊大宜給還軍民任耕種便帝從其請

(二十一年)俺答復入山西縱掠太原潞安兵部請復設總督乃起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總制鵬受命寇已出塞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前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騎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壕築垣修邊牆三百九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毀墩堡一十四建營合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

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甯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

偏關甯武雁門爲外三關京師外也老營堡在大同西

(二十三年)翁萬達巡撫陝西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叅都御史代劉鵬總督宣山西保定軍務勦罷宣府總兵官邵永副總兵姜輿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承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饋餼於油察離次者殊其慮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屢疏請修築邊牆議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牆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內築牆帝不聽乃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進右都御史發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謀進左都御史已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略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承甯四海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甯武雁門至平邢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唐厓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

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關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邢邈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班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留兵甯雁爲聲援比築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費不貲恐難持久併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騰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盪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優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工成予一子官萬選精心計善鉤校牆堞近遠濼塹深廣曲盡其宜寇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得以暇耕牧邊費亦日省初客兵防秋歲帑金一百五十餘萬濼發且數十萬其後減省幾半又議舉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撫孫繼魯祖之帝篤速繼魯悉納萬遠言萬遠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請無不從

大同陽和口在陽高縣西北西陽河在懷安西北自天鎮縣流入東陽河開山口在

大同府東北四十里洗馬林在萬全西北張家口在萬全縣東老營在偏關縣東八十里丫角山在老營東北東陽河鎮口在天鎮縣東北懷安北邊牆外永甯在延慶州東四海治又在其東營處居庸之東北也

王口在倒馬關西北插箭嶺在廣昌西市浮圖谷在廣昌東南沿河口在灤水縣東北高崖在房山縣西北白
羊在昌平西北延慶州北宣化府東北之小白關堡也蓋外邊疆在偏關北黃河東岸歷朔平左雲大同陽高
天鎮之北而建於宜府內邊疆起偏關東歷平魯朔州山陰應
州渾源廣靈蔚州保安懷來延慶之南至昌平西北與外疆合

詹榮以大同無險乃築東路邊牆百三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又以守邊營積粟而近邊宏賜諸堡三十
一所延亙五百餘里關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
之秋冬則聚而遇寇帝立從焉

郭宗皋嘗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馬關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
援居庸白楊地要兵弱過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過警則
移駐居庸俱報可

二十五年寇十餘萬騎由甯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銑率兵數千駐塞門而道前參將李珍搗穴巢於馬
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寇聞之始還捷奏資銀幣既而寇屢入游擊高極死焉副總兵蕭漢敗績銑疏請將罪治
如律時套寇牧近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採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銳卒擊之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
復率諸軍驅之連徙參將李珍及韓欽功爲多詔增銑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
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
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宜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

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與政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
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衆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
無宿藟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
交播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驍騎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
條八議以進是時銑與延甯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葭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
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
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銑乃益銳而諸巡撫延綏張
問行陝西謝麟甯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銑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
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同銑送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陣八圖並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銑
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今遂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
何初銑建議時輔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刊手詔徧給與諸臣時嚴
嵩方與言有隙欲因以傾言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譏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旋復顯攻言謂向擬旨褒銑
臣皆不預聞兵部尚書王以旅會廷臣稽奏遂盡反前說言套不可復帝乃遣官逮銑

寇請建也或作倦答

也塞門在安塞北馬梁山在榆林府
北定邊縣今定邊縣黃甫川在府谷縣

曾銑有膽略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賂鈴卒求緩於銑銑斬鈴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入覲畢前請故銑笑曰見烏鵲非時曠故知之耳肯大服是時曾銑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故方緇賈讓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臣讓之萬遠讓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望王庭殲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宏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盡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宏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輻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尙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箝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騎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於黃沙南草間大非計讓者欲整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撥擊我及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一人一舉失利讓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讓者見近時搗巢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脩歸巢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復援不繼

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自其四時駐牧地皆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實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倭兵非千人不可屈而遊微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微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萬遠也

(二十六年)孫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報可繼魯抗章爭言紫荆岫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甯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險以薄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況自偏頭甯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了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了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塞邇河套晉之門閭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佈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卽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紫荆關在易州西居

雁關在昌平州西北山海關在今臨榆縣東雁門關在代州西北甯武關在崞縣西北偏頭關在偏關縣西平

大同右衛也老牛灣在偏關
臨北河馬關在廣昌縣南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闖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欲人許懷隔甯
波之海嶼之土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滄禁物將吏
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將吏捕逐之淮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
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驩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
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航巡海道探斂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
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貧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
沮壞之航討平復嶼山賊明年將進攻雙嶼使副使柯喬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甯遇賊奔逸使都司盧鐘
將福清兵由海門進而日本貢使周良達請約以六百人先期至航奉詔便宜處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請後
不爲例錄其船延良入甯波賓館奸民投書激變航防範密計不得行

雙嶼在甯波東南
海中航朱航也

(二十九)年俺答犯都城命邦瑞總督九門邦瑞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成郭門納四郊避
寇者戶部尙書丁汝夔下獄命邦瑞攝其事兼督團營寇退請治諸將功罪且濬九門濠塹皆報可邦瑞見營
制久弛極陳其弊遂罷十二團營悉歸三大營以威甯侯仇鸞統之邦瑞亦改兵部左侍郎專督營務復條上
興革六事申旨官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

邦瑞王
邦瑞也

俺答出都城時縱所擄馬房內官楊壇持書入城求質輔臣徐階等謂當以計款之諭令退屯塞外因邊臣以諂俺答歸遣子脫脫陳款時驚方用事乃議開馬市以中敵兵部郎中楊繼盛上疏爭之不得明年春以待郎史道洩其事給白金十萬開市大同次及延甯叛人顏芹呂明鎮者故以罪亡入敵挾白蓮邪教與其黨趙全邱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爲患俺答市畢旋入掠邊臣賁之以芹等爲詞芹詭有術能墮城敵試之不驗遂縛芹及明鎮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俺答復請以牛馬易粟豆求職役詒敕又潛約河西諸部內犯墮諸邊垣帝過之詔羅馬市召進還自是敵日寇掠西邊邊人大困朝廷再下賞格購俺答首賜萬金爵伯覆邱富周原者三百令授三品武階時富等在敵詔集亡命屠靈州築城自衛擄官嚴壘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趙全教敵習攻戰事俺答愛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俺答入寇兵部尙書丁汝夔駭督伍不及五六萬人騶出城門書流涕不敢前諸將領亦相顧變色汝夔坐臥大學士嚴嵩乃請振刷以圖發後吏部侍郎王邦瑞擄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變不如初然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戢守俱稱無軍卽見在兵率老弱疲瘵而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有執符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嬉笑而已先年尙書王瓌毛伯溫劉天和

常有意撻飭然將領惡其害己陰謀阻撓軍士又習於驕惰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乞大搜乾綱違官
稽核帝是其言命兵部議興革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廳提督監槍等內臣殿
武臣一曰總督京營戎政以威甯侯仇鸞爲之文臣一曰協理京營戎政卽以邦瑞充之

(二十年)仇鸞以勳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與俺答媾
幸無戰鬪因恩寵繼盛以爲鸞恥未嘗遠讓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書和親別名也
俺答蹂躪我陵寢處劉我赤子天下大謬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
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
阨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饋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
外吏率裁禁令乃導之使與遇不可六盜賊伏莽徒僞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脾聰之漸必開不可七
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買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
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四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
議者曰吾外爲市以驅虜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燹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驅虜曰
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甯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買此三謬也夫
買之費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

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種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癩疽毒日內攻而懼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詞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且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藎街以示天下萬世

(三十二年)趙時春慷慨負奇氣嘗騎射慨寇縱橫將帥不任戰數請人使吾領選卒五千俺答邱福不足平也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乘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率馬步兵往禦之至廣武諸將舉會謀報寇騎二千餘去兩會時春擐甲欲馳大將李涑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遲緩迫卽不及遂策馬前及於大蟲嶺伏兵四起敗績倉皇投一墩守卒繼之上乃得免涑軍竟覆被論解官聽調時春竄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時將帥率避寇不禦爲督撫者安居堅城遙領軍事無躬搏寇者時春功雖不尅天下皆壯其氣

利民堡在神池縣

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汎舟東來攻破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後又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闖出貨物與市已又出據澎湖築城設守漸爲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連徙卽許且市番人從之天啟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邊論連徙上聞然其據臺灣自若也已而且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澎湖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土石助築群犯屢阿官軍禦之俘斬數十人乃曉詞求款再許毀城連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鳳櫃仔出沒海嶼白坑東崙前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而海寇

李且復助之濱海郡邑爲戒嚴其年巡撫南居益初至謀討之上言臣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者先遣往咬嚼吧宣諭其王至三角噴過紅毛船曾咬嚼吧王已往阿南國內與士瑛偕至大泥講其王王曾咬嚼吧國主已大集戰艦議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見許必至擄兵養阿南門紅毛番國而咬嚼吧大泥與之合謀必不可以理論爲今日計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部議從之四年正月遣將先奪鎮海港而城之且築且戰番人乃退守風櫃城居益增兵往助攻擊數月寇猶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寇勢窘兩遣使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卽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許之遂揚帆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禽之獻俘於朝澎湖之警以息而其據登灣者猶自若也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乃與香山佛郎機通好私留外洋十年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曾招搖市上奸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鑿壞館事讓驅斥或從中撓之合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爲奸民李葉榮所誘交通總兵陳謙爲居停出入事露葉榮下吏謙自請調用以避禍爲兵科覆議渠等所劾坐逮賦自是奸民知事終不成本復敢勾引而番人猶據登灣自若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爲三層樓旁設小廳置銅礮枕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卽其製也然以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卽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故往往挫動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杙後置照海鏡大徑

數尺能照數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玳瑁呢噠國土既富過中國貨物
常意者不惜厚資故華人樂與爲市紅毛和蘭也其國與佛郎機實其人深目高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
履像倍常美格居國在南海中臺灣府屬福建在海中澎湖在其西廈門
在同安縣海中風櫃子潯嶼白坑以下皆漳泉間海中島名較嶼吧國亦
在南海中河南節和爾大泥國在西洋虎跳門節今虎門在東莞海中

(三十二年)翁萬達爲總督築大同邊牆六百里建一墩臺於牆內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諭旨
兵既守臺則寇牆不得用其力及寇入牆密震駭逃散請改築於牆外每三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去牆
不得越三十步高廣方四丈五尺其類損三之一上置女牆營會守以壯士十人下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
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

(三十四年)祖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以中官主之駐甯波府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上及世宗盡撤天
下鎮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滙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舶商主之及屬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家員其直者愈甚
索之急則以危言嚇之或以好言給之謂我終不負若直倭喪其贊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陳
東麻葉瓚素窟其中以內地不得逞恣逸海島爲主謀倭亂指揮誘之入寇海中巨盜遂踴倭服節旗號並分
艘掠內地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於是廷議復設巡撫三十二年七月以僉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勢已不可撲
滅明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蓋以都司巡視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散伍虛及邊警乃募漁船
以實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葺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殲破三十二

年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四月犯太倉破上海縣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劫金山衛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倉掠蘇州攻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復薄蘇州入崇德縣六月由吳江掠嘉興屯柘林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俘亦不能有所爲未幾俘改撫大同以李天寵代又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乃大徵兵四方協力進剿是時倭以川沙蘆柘林爲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賊奪舟犯乍浦海甯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縣五月復合新倭突犯嘉興至王江涇乃爲經擊斬千九百餘級餘奔柘林其他倭復掠蘇州境延及江陰無錫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戰則驅其所掠之人爲軍鋒法嚴人皆致死而官軍素懷怯所至潰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督察軍情文華擢倒功罪諸軍益解體經天寵並被逮代以周璠胡宗憲踰月璠罷代以楊宜時賊勢蔓延江浙無不蹂躪新倭來益衆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烈濟安突徽州歙縣至積谿旌德涇縣趨南陵遂遠蕪湖燒南陵奪太平府犯江甯鎮經往南京倭紅衣黃蓋率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乃趨秣陵而去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開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餘里抵濟甯爲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應天巡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以倭之巢於陶宅也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又約邦輔合剿分道並進營於松江之颯橋倭

悉銳來衝遂大敗文華氣奪賊益熾十月倭自樂清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無算至曠
縣乃殲之亦不滿二百人顧深入三府歷五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東日照流劫東安衛至淮安甯榆沐陽
桃源至清河阻圍爲徐邳官兵所殲亦不過數十人流害千里殺戮千餘其悍如此而文華自輒橋之敗見倭
寇勢甚其自柘林移於屬浦與泊於川沙溝巢及嘉定高橋者自如他侵犯者無慮日文華乃以寇息請還朝
明年二月罷宣代以宗憲以阮鶚巡撫浙江於是宗憲乃請遣使諭日本國王禁賊島寇招通番奸商許立
功免罪既得旨遂遣甯波諸生蔣洲陳可願往及是可願還言至其國五島遇汪直毛海峯謂日本內亂王與
其相俱死諸島不相統攝須徧諭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薩摩洲者雖已揚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賈互市願
殺賊自効乃留洲傳諭各島而送可願還宗憲以聞兵部言直等本編民既稱効願卽當釋兵乃絕不言及第
求開市通貢隱若屬國然其奸叵測宜令督臣振揚國威屢加備禦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諸賊巢以自明果
海疆廓清自有恩賚從之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間皆爲賊巢
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命宗憲而兩方略七月宗憲首賊首毛海峯自陳可願還一敗倭寇於舟山再敗之瀝表
又遣其黨招諭各島相率効順乞加重賞部令宗憲以便宜行當具時徐海陳稟麻葉方連兵攻兩桐鄉宗憲
設計間之海遂蕩東葉以降慈殲其餘衆於乍浦未幾復躡海於梁莊海亦授首餘黨悉滅江南浙西諸寇略
平而江北倭則犯丹陽及掠瓜州燒漕艘者明春復犯如皋海門攻通州掠揚州高郵入寶應遂侵淮安府集

於廟灣逾年乃克其浙東之倭則盤踞於舟山亦先後爲官軍所獲先是蔣洲宣諭諸島至豐後被旨令僧人往山口等島傳諭禁敵於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還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國王印璽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表謝罪請頒勅令修貢送洲還前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島島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誘引諸島夷衆義鎮等實不知於是宗憲疏陳其事旨洲奉使二
年止歷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無印信勅令或有印信而無國王名稱皆違朝典然彼既以貢來又送還被掠人口實有畏罪乞恩意宜禮遣其使令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王禽獻倡亂諸渠及中國奸宄方許通貢詔可汪直之隔海島也與其黨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各挾倭寇爲雄朝廷至懸伯爵萬金之賞以購之迄不能致及是內地官軍頗有備倭雖橫亦多被剿戮有全島無一人隨者往往怨直而漸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郡館直母與其妻孥於杭州遣蔣洲竊其家書招之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亦喜乃裝巨舟遣其屬義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貢市於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將吏以爲入寇也陳兵備直乃遣王激入見宗憲謂我以好來何故陳兵待我激卽毛海峯直養子也宗憲慰勞甚至指心誓無他俄義妙等見副將盧鏜於舟山鏜令禽直以獻語洩直益疑宗憲開諭百方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敝出吾當入見宗憲立遣之直又邀一貴官爲質卽命指揮夏正往直以爲僑遂與宗滿清溪偕來宗憲大喜禮接之甚厚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於杭州本固以屬吏激等聞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據岑港堅守逾年新倭大

至屢寇浙東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宗憲不之追十一月賊揚帆南去泊泉州之梧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甯州破福安甯德明年四月遂圍福州經月不降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燬延於興化奔突於漳州其患蓋移於福建而湖廣間亦紛紛以倭警聞矣至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寇以次平宗憲等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興化府大殺掠移據平海衛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縣衛所城以百數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遠近震動而微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將合擊破之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破福建亦平

昌國在象山西南乍浦在平湖東南金山衛今為縣崇德縣今曰石門柘林在華亭東南川沙在上海東南塘棲在杭州府東北新市在德清東北橫塘在海鹽西北雙林在湖州府東市王江涇在秀水北北新關在杭州府北十里江甯鎮在江甯縣西南六十里大安德門在江甯府城西而夾岡門在江甯府城南之東晉鄧門也林凌關在江甯城東府六十里惠山在無錫西五里許墅在長洲西北楊林橋在太倉西北兩宅在奉賢西北顧橋在松江府北三十里安東衛在日照南九十里周橋在奉賢東南高橋在嘉定東舟山在定海縣東鳥鎮在歸安東南皂林在桐鄉北鹽表在定海縣梁汛在桐鄉東南灣在山陽東北壽寧洲豐後山口皆日本島名岑港在定海西北柯橋在其東海中涇嶼即金門在同安東南海中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宜林福得蔡濟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復從受其業嘗言兵法之數起五癩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為一人也已又從李良欽學劍家發屢空意常語如父歿棄諸生嗣世職百戶為汀漳守備淝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連破海賊康老俘斬三百餘人擢署都指揮僉事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勳武平崖州儋平皆為祠祀贈綸衛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繪畫必罰公

不如威精神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威謂賊繼光劉謂劉顯也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威發雷聲推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戚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賊家軍名聞天下倭大舉犯福建自温州來者合福甯連江諸倭攻陷壽甯政和甯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甯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剿之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道臺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許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龔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壘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

攻需大車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顧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

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南瀛在廟

元鍾所在福安縣南橫嶼在甯德東南牛田在福清東東營澳在福清東

二十里平遠臺未詳今莆田縣治有見遠臺平海衛在莆田縣東九十里

王以旂出督三邊總督部事頃之奉詔總理邊關陜奏上經略潮河川居庸關諸處事宜請於古道門外蜂
窩嶺增墩臺一爲外屏濬濠設橋以防衝突川西南兩山對處各設墩臺以控中流分戍兵番直守要害又衝
鎮五里塚划車并連口募田谷等地宜設墩臺惡谷紅生谷香爐石等地宜斬崖墜居庸關外諸口在宣府爲
內地居庸則爲邊藩宜敷東中路文武臣修築加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設
橫嶺守備邊懷來路增設新軍二千餘人資調練又講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請於
紫荆之勢谷倒馬之中竊關峪龍泉之陡石嶺諸要害創築城垣增設敵樓營舍衛州所轄燕河太平馬蘭寨
雲四路修築未竟者括諸司曠錄城之而浮圖峪插箭嶺尤爲紫荆倒馬二關衝移參將分駐石門杜家莊俾
保定總兵駐紫荆前邊懸絕千里移建昌營遊擊於山海關三屯營缺軍應速募馬不足者補入其常戍之
兵介實不備量給糧仗番上者悉予行賧毋俾荷戈枵腹又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
雲之通西門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木嶺據崖子皆所急也宜敷撫鎮督諸將領分各營土
馬兼側近按伏之兵迭爲戰守兵部言軍戎久備土猝移恐他變莫若山海關增設能將一員募軍三千屯

駐紮順遠撫臣調度援燕河餘如鋪官

魏范能也此官直隸東中西三邊形勢也其東爲蔚縣今蔚州也五里

昌平州之東北矣。易谷紅生谷一作紅土谷。香爐石皆在蔚州北。密雲縣東黑谷關之南。離子嶺之北。此順天府東路也。湖河川在密雲古北口西古進門在川東南。蜂窩嶺生門之北。此中道也。居順天府北。其府西曰西歸居庸。紫荆倒馬爲內三關。居宜化大同之內也。天壽山在昌平北。其西北爲軍都山。即居庸也。黃花鎮在其東北。拖居庸古北二口之中。橫嶺在其西北。居庸北口巴達嶺西之支處也。其西南即懷來縣。由居庸而西南爲易州。西之紫荆又西南爲唐縣。西北之倒馬又西南爲阜平。西之龍泉關山海關在臨榆。東古北口在密雲北。鎮谷即五回嶺之谷在紫荆東。中窰關谷在倒馬。西陡石嶺即陡窰兒口在龍泉。西此西路也。當道縣北有燕河。盤遷安西北有太平。盤遷化州北有馬溝。谷登即馬溝嶺也。浮圖谷在紫荆西。插箭嶺在倒馬北。石門在倒馬東北。杜家莊在紫荆北。建昌在遷安北。三屯在順化北。冷口在遷安北。建昌東北黃管在遷化東北。榆木嶺。擦盤子谷在遷安縣西北。

(四十五年)辛癸以十萬騎入西路勞迎之馬遵堡堡圯衆請塞之不可許登臺亦不可開侯四門偃旗鼓寂

若無人比暮野燦燦天露呼遠巨勞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驟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

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辛癸當作錫林他答子也馬遵堡在萬全縣北

張臣遷宣府磨房堡守備寇嘗大入環攻堡欲生得臣臣召麾下酌水爲酒歡呼歌飲寇莫測所爲不敢登臣

夜決圍出取他道以歸上官壯之

磨房堡在萬全縣北二十里

(穆宗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郎兼右叅都御史總督前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前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衆攻我分守衆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勸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

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
可立至謂者以爲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尙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
習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
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前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
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邊之邊外入即決死邊內二
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明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詔
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前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
宜實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言之而
巡撫劉應節果異辭巡按御史劉騰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
等無撓綸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前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
屯備馬蘭松火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明是歲秋綸督督督督督督督督督
通安縣北國里燕河營在其東五十里三屯關在遷安西北景山之北馬蘭關在遵化州西北松樹谷遵化州
北太平寨在遷安西北石匣在密雲東北六十里曹家寨在灤州北灤州子城在密雲東北古北口在密雲北
石匣城在密雲北
邊關內白河曲處

(二年)戚繼光總理前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前門之兵雖多亦少其

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遙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連道赴期卒處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陣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焉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落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前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前鎮既有練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琬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自嘉靖以來邊疆雖

傳境盡來建繼光進行臺上議建敵臺略言銷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理則百堡皆理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誇穡為亭牌四遠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糧糧具備令戍卒實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疆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曠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賚銀幣繼光乃嚴立軍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遇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槍篋筈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步兵為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前門軍容遂為諸邊冠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陳邊臣曰積錄數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墾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類麻震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然前門守甚固敵無由入憲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前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專與商確欲為繼光離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葉夢龍戚繼光皆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懼惜不得志強一赴躡年即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繼光更周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

練兵事實
今作實紀

順義王俺答
威遠對敵也

或爲辛愛謀以五萬騎犯麟州誘勞出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城可得志芳懷伐木環城遂至不可遂解去頃之
率參將劉澤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其帳於長水海還塞迫者及鞍子山迎戰又大敗之廢子千戶芳有
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羽悍戰或遺裨將家蓄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
里多所斬獲寇大震

長水海卽白海子在正黃旗界
哈爾鞍子山在獨石口東北

（五年）凌雲翼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山順安輯
惟東山瘠阻深饑掠有司歲發卒戍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選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
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處隣境瘠獯皆
懶賊首潘積奇求撫雲翼設官戍之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乃改瀧水縣爲羅定州設監
司參將積患頓息

羅旁今羅定州上江謂西江卽鬱水下江謂南江
卽瀧水東山在封川縣東西山在東安縣西南

王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自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外吉嶽弟俺答昆都力駐牧地也又東衛昌以
北吉囊俺答主土蠻屠之皆強盛俺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地招亡命數萬屠佃作號曰板升全等
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日夜教俺答爲兵京入箭昌西掠忻
代遊騎薄平陽靈石至蔚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擾邊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愚視陝西四鎮尤劇

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實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爲卒闖出而縱其素遇寇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患又聞崇古方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借逢時疏關於朝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使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會授官職豐饋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請逆道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築驚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挽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把漢統領略如漢計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愛必行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忍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賁不受驅策馴取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矣至朝餼紛然御史陳仁侃武尙賢葉夢

熊曾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與敵事爲喻兵部尙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
詔投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熊於外以息異議俺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兵分道入犯索
把漢甚急辛愛伴發兵陰擇便利以故俺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巡撫逢時遣百戶鮑
崇德入其營俺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
其死也俺答疑把漢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謂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
趙全等且至把漢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道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
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
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帝悉報可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
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如故把漢既歸俺答與其妻子撫之遣使報謝誓不犯大
同崇古令要土撥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昆都力即老巴爾當作昆都特土蠻當
作土默特豐州今歸化城瓦刺當作衛拉

特把漢那吉當作巴爾奈濟鐵背台吉當作塔木台吉一克哈屯當作伊
克哈敦大成比妓當作必彌我兒都司當作鄂爾多斯辛愛當作錢林阿

遼撫李秋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儻人未之識也謂諸鑿錯利器當見侍耶魏學
曾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曾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營一百二十座三面階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

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卽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戊午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撫王之誥魏學會相繼綬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俄學枕藉學顏首請振恤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勵將數人削平陽堡以通兩河移遊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大將李成梁戮力戰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爲完策敵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

平陽堡在正安堡在

張臣以總兵官鎮守甯夏順義王俺答報怨瓦剌欲取道銀蘭臣不可俺答悉語不遜臣夜決漢唐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水口俺答乃從山後去

漢唐二渠管導大河以溉田者在甯夏府東南

(十年)張佳九字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爲驍騎直入官署劫佳九索幣金佳九色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禽賊由此知名十年春浙江巡撫吳晉言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攜黨大譟譎晉言張居正以佳九才令兼右叅都御史代晉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九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九喜曰速驅之尙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九從數卒伴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九召游擊徐景暉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者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伴召文英廷用于冠帶而密屬景暉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